

細心

本則

也

心

火

國民二十一年九月
教育部
國立北平圖書館
移送

鄉村的火燄

紋珊 著



3 0610 2468 7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930

謹以此書獻在在中國農村
經濟破產中犧牲了的亡父
的靈前；并作為老母在田
間劬勞了六十年的紀念！

20596

857.63
52.13-7
2

容 內

小 父 歸 鄉
學 喪 宿 村
生 的 火
活 的 燄
的 燄
斷
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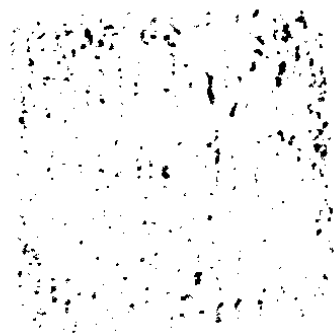
鄉·
村·
的·
火·
燄

鄉村的火燄

序詩

鄉村裏的兒童，姑娘，壯丁，老人們看啊！
我們的旌旗飄揚；

鄉村裏的兒童，姑娘，壯丁，老人們聽啊！



我們的歌唱高吭！

我們勞苦於山林曠野之間，

我們日與暴風烈日爲鄰；

我們的血汗被吸吮光了，

我們的身體消瘦，我們的精神萎靡了！

這是榨取階級——

殘忍貪婪的土豪，軍閥，資本帝國主義者害我們的啊。

我們何以消滅他們的惡行？

脆弱的農人們啊，

我們抬頭我們奮起吧！

我們來聯合我們的戰線，

來發醉我們不絕如縷的生命！

我們來槍殺全部搾取階級！

我們來替搾取階級掘下個甚大的墳墓！

我們不要給搾取階級所施的教育所蒙蔽，

我們要受新的我們自己的教育的陶融！

我們現在應當深深地記着：

我們雖然不能與『饑』『寒』兩條鎖鍊抗衡，

但我們向搾取階級奪回我們已往所失的權利，

這是我們絕對的自由！

榨取階級，

你們留心些吧：

現在你們的墳墓已經造成，

你們的崩潰的命運已經來臨！

榨取階級，

你們顫慄，你們發抖吧：

你們的歡樂時期已將過去，

現在，你們的危險時期已經到臨！

鄉村裏的兒童，姑娘，壯丁，老人們看啊！

我們的旌旗飄揚；

鄉村裏的兒童，姑娘，壯丁，老人們聽啊！

我們的歌唱高吭！

(一) 奮勇的別離

我親愛的蕙妹：

你此時也會想到海角天涯的我心中的徬徨和焦急罷？這實在是誰也意料不到的事：今天下午四點鐘的時候，綠衣人送來南京鄉校同學A君的信——催我到南京讀書的信。

我現在已經過了幾千幾萬次的攷慮而終於決定於明日下午起程赴甯了。

蕙妹，我此刻才感覺到「別離」是非常痛苦的事！在我生命的過程中三年的A城的生活，不能謂為短促而無價值的生活，從此要中止，斷絕了；同窗同桌相親相愛的同學，從此要勞燕分飛天各一方了。啊，我此刻才真實地認識了別離，牠是含有非常辛酸，苦澀……使人難於忍受的意味。

在我回憶的幕下更影演出重重的往事了：

這是個日落掩映晚霞滿佈天空的薄暮，我偕我的知友清（一個男同學）攜手緩步走到了涼風疾疾的海塘。給海水浸潤過的沙礫，其中各呈着三種或黃或白或黑的顏色。浪潮重重的席捲過來，撞到了岸旁的岩石，便一齊冒了起來，發出澎澎湃湃偉大而自然的濤聲，終於化作白沫向着碧波汪洋中散去。這種情形，直似雪亮的芙蓉花，遇到微風或細雨，將牠片片的花瓣紛紛地萎去。在那海涯一線處，夕陽發出牠的光輝，照遍海面 and 天際，雖是已近黃昏，却仍是無

限美好呢。

我和清默默地移步沙灘，在一塊長滿青苔的石上坐下。我倆瞻觀目前千變萬化的景色，默思自然的神聖和偉大。我倆的耳裏充滿濤聲，我倆的眼睛底充滿了海潮。我親愛的蕙妹呀，我此時是投身於大自然的擁抱裏，我此時是成了自然的寵兒嬌子了。蕙妹，請你想想我此時心中的安慰和愉快罷！……

這大概是三月下旬的一日罷，深紅夾着白色的花朵，很繁密的遍佈在城隅蓬蓬勃勃長滿着綠葉青枝的學校桃林中。濃蔭遮掩了陽光，花香芬芳了空氣。這是多麼明媚的春光景色中的一幕呀！在朝霧未散太陽纔在天際梳理曉裝的晨光裏，桃林中突然映演出一個修長的影子來。蕙妹，你知道這影子是誰的呢？原來這就是來領略自然，呼吸新鮮朝氣的我呀！這時我的心海是多麼怡然安穩呀！我在高處，便見到整個的桃林；整個的桃林中却藏着一個低頭沉思的我。

換一句說，桃林是整個的物體，我便是整個物體中的一部分。我與桃林——實在就是與自然是早已融成一氣了啊。……

親愛的蕙妹呀，越是有趣味有價值的前塵往事，在現在回憶時，在現在正將和這些往事發生的地點『別離』而回憶時，是只能使我傷心，只能使我哭泣！

（昨夜黃昏，胡亂寫了上面許多話，倦極，因即投筆和衣睡。此刻精神較好，即繼續寫下：）

此刻初上的晨曦，已照遍了東面的窗櫺，和窗下的桌椅，桌子上亂堆着的幾本圖書。燦爛的朝陽，放出牠金黃的色彩和光芒普照着窗子外美麗的野花使野花分外地美麗，普照着十步外莊嚴的城牆使城牆分外地莊嚴，普照着世間偉大的自然使自然分外地偉大；最後，最後普照到我懦弱柔軟的心靈，牠居然

也能將我的心靈變成了一往無前的奮發，和頂天立地的勇氣。

蕙妹啊，你也該知道罷：人生在無限量的地球生命中，是多麼渺小短促的東西，但假如我們能繼續不斷的努力，繼續不斷的奮鬥，那末雖是極渺小短促的人生也可一變而為莊嚴偉大的啊。老實說一句：我此次之到南京，並不是像政客樣的爭奪些權利，我是要投身於中國之鄉村教育——偉大的為三萬萬四千萬農人謀幸福的鄉村教育。

蕙妹，可愛的蕙妹，你也曾想到我們中華民國最大多數的國民——農人所受的痛苦嗎？他們在火一般熱烈的陽光下，或冷凜嚴寒的北風中，搨着鋤，赤着腳，滴着汗和血耕種着，但是把他們所得結果細細化分起來呢？除掉了『饑』和『寒』其他是空無所有！

怎樣能救出這沉溺在水深火熱中的農民呢？則捨施行鄉村教育的道路外別

無他途；因為現在農民的『饑』和『寒』，都是由于缺少教育的『智識饑荒』所致。有了『智識饑荒』的因，方有『饑』和『寒』的果。

農人受『饑』和『寒』壓迫出來的悲哀的呼聲幾於振破了我的耳膜！

我們穿的衣服的原料是從那裏來的？農夫供給我們的。我們喫的米麥是從那裏來的？農夫供給我們的。我們住的房屋的柱木是從那裏來的？農夫供給我們的。我們受到了農夫許許多多的恩惠，耳朵裏聽到了農夫們痛苦的悲哀的呼聲，薰妹！你想假使不是天良喪盡的或是殘廢無用的人，是不會置若罔聞不肯極力營救的吧。

下午即當就道，就我謀農人幸福的鄉村教育的道。我當奮發勇猛，一往無前，決不作畏首畏尾的戀戀家鄉的兒女態！

臨別書此。到甯後再談。

愛紫。四，二二，午。

(二)到校

蕙妹：

在南京鼎和門外錯落的羣山中，矗立着一座金黃色用茅草蓋成的中國式的房屋，中間居滿着爲農民謀幸福的天使。蕙妹！這所屋子，便是桃源鄉村師範的校舍；天使，便是鄉校的指導員和同學——我現在居然也是一羣天使中的一份子了。

在昨天的晌午時分，我卽於 A 城驅車至 B 火車站，乘 B S 車至滬。這時國民革命軍雖然無限地奮勇和果敢，將逗留浦口奉魯殘孽一掃而盡，得到光榮的最後的勝利；不過時間的短促，地方尙未充分地安靜，是以滬甯夜車亦未恢復。我到北站時，本日最後的滬甯車已開過，車站中祇有閒步者疏疏的人影。

這一夜我寄宿在七浦路一家開洋貨店的親戚家。

『你到南京去做什麼？』洋貨店小老闆——我的表兄——穿着緞子大褂的少年對我這樣說。

『我是要去讀書，但是我還要去種田——像農夫一樣的種田。』我的心情保持着鄭重的狀態，因為這是把我偉大的宗旨正式公佈的時候。

『種田吧！像你現在的地位，政治上，黨務上，不是很可活動嗎？』表兄的臉上，現出卑夷不自然的笑。

蕙妹！在你幼稚的心靈上，覺得種田究竟是可鄙陋的嗎？我告訴你：世間惟有種田的人是能夠自己滴着可貴的汗和血，能夠自己喫自己的汗和血換來的飯！其他所謂萬物之靈圓顛方趾的動物呢，都是簡接直接賴農人以生活的。政治，充滿着鑿着八字鬚挺着大肚皮趨炎附勢惟利是圖的髒東西的政治，是我最

深惡而痛疾的！至於黨務進行，田間——占中國區域最多數最多數的田間，是它工作的最適宜的地點呀！

延長的偉大的滬甯鐵路的行程，我就在今天晨曦籠罩着北站時開始前進了。星星零落的村莊，嫩黃的草遍滿着的墳墓，以及幾支明靜的河流：滬甯線上，不過雜呈着這些單調寂寞的景物。

車到鼎和門，下了車，喊了個脚夫挑了我的行李，迤邐向我的學校而來。遠遠地有幾個人影在慢慢地行來，心疑是我們學校裏的指導員和同學，走近果是楊師和老操老王。他們三位，都赤着脚，露着胸，我還規規矩矩穿鞋和襪呢，慚愧得使我漲紅了雙頰。在我們久別重逢的握手中，使我感覺到無限的愉快和安慰！

在日落醜陋涼風疾疾的時候，我終於到了重山錯落中茅草蓋成的我的學校

了。

在給隆隆不絕的輪聲籠罩的火車中勞頓了一整天，此刻我的精神祇覺得懶散而無着。蕙妹，我欲告訴你的事就此作一段落吧！

愛紫。四，二三，晚九時。

(三) 造廚房

我所一刻不能忘記的蕙妹：

窗外一方青蒼的天空，輕飄的白雲正在那裏嫵娜着作美妙的舞蹈，蕙妹，此刻剛提着筆欲寫信給他最愛的蕙妹的我的心花，也和那天上的白雲一樣的悠悠愉快呢！

我到這裏已是一星期多了。

這是一件多麼有趣味的事：我們的校舍，現在祇完成了一部，我們現在住的呢，便是已落成了的將來還要做桃源小學——本校第三中心小學——校舍的茅屋。這麼一間狹小的房屋，周圍繞着十多張床鋪，中間擺着一張喫飯讀書的桌子，旁邊還亂堆着一大堆的書籍。原來這一間小小的房屋，却是個本校寢室，儲室，圖書室，教室的合併的縮影呢。

我們學校的廚房，此刻還未有着落。今天我們照例的走到那離校舍不多遠的小湖旁的暫時商借的民房中喫飯。飯是我們每天派一同學前去煮的。灶頭就和主人家的合用着。蕙妹，在這時就有一件事情發生了：

『真討厭，把湯罐裏的水又偷去了，可惡的賊！』漆黑的臉嵌上了兩粒閃着兇焰的眼珠和豎着幾根染着白涎沫的稀疎的鬍鬚的房主這樣大聲罵着。

原來今天早上同學把罐裏的水洗了臉。這，當時房主，是明明看見的。

『達！達！達！』房主又在連罵連打着他的兒子。『殺千刀！可惡的賊！』誰不知道這是他在指桑罵槐！

薰妹，請你想一想，處在這種情景中的我們是多麼的難堪呀？

我們是誓以至誠努力於鄉村教育者。軍閥要反對鄉村教育，要反對致力於鄉村教育的我們，因鄉教和我們是要將軍閥建築在『殘民以逞』的基礎上的利益根本推翻的；土豪劣紳貪官污吏要反對鄉村教育，要反對致力於鄉村教育的我們，因為鄉教和我們是要將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建築在『魚肉人民』的基礎上的利益根本推翻的。但是，致力於鄉村教育的我們正在奔走呼號力竭聲嘶的想救農民，但農民却在水深火熱之中極力謾罵，攻擊他們的救主——努力鄉教的我們，像軍閥，土豪劣紳，貪官污吏的攻擊我們一樣。薰妹，這正像你幼時父親很慈愛的撫摩着你的身子，而却像酣睡方醒惱怒着要亂拔父親下頷的白鬚有同

樣可憐可笑的情況！

同學們實在忍受不住房主們這樣的苛待。

『我們今天就自己造一個廚房吧！』

『校舍後地地址很相宜。』

『好，就這樣，省得累氣！』

蕙妹！你記着吧！凡是同志同心協力做的事，是定能非常迅速而且是很美滿的呀！

不上兩個鐘頭，用蘆席蓋成的廚房，用泥土壘成的灶頭就大功告竣了。

蕙妹！就此請你在聰慧的腦筋上幻想一座簡單的，經濟的，而又整齊的，潔淨的我們的廚房吧！

愛紫。五月六日。

(四) 歡迎 T 先生

親愛的薰妹：

你的信在昨天早上經我們的上街買菜的同學在我們學校附近的堯里橋小鎮的附設郵櫃中取來送給我了。謝謝你挺秀的字跡和婉轉美妙的文句給我瀏覽的眼珠以無限的快感。

今天是本校很可紀念的一天：

你可曾知道本校校長 T T S 先生嗎？他在此次國軍克復南京，而浦口及江北一帶尚瀰漫着軍閥妖氛的時候，以種種關係赤身跑到上海。但他始終是鄉村教育的努力者；在此次戰雲中，他曾在昏夜中租界旁密佈着陣陣的鐵絲網邊徘徊，他曾在上海荒僻的地方恐怖空氣緊張中的一家『老虎灶』板凳上睡覺過整

一夜。他的這樣奔波，他的這樣跋涉，爲的是要維持在這混亂時代下不絕如縷的鄉村教育的生命，爲的是要求鄉村教育事業的發揚和光大。他的那種精神——奮勇犧牲的精神，是多麼的值得人們敬佩啊！

今天傍晚時分，T校長在今天傍晚的時分安然的回校了。

『快樂之神』充滿在在校各個指導員和同學的心頭，活躍在我們各個的面上。我們都微笑着，我們忙着預備一切。

薰妹！校中的一切都變換了，廣大的操場上照耀着一盞明晃晃的汽油燈，燈光下是盛滿着水果的長方桌。這樣我們在無限的愉快中臨時發起的『歡迎T校長歸校同樂大會』便開幕了。

席間同學以至誠至懇的態度起立致歡迎T校長詞。『黑暗中的明燈』，『狂風大浪的海中迷了歸路的孤船上的南針』，『……』『歡迎詞中這樣的比擬

T校長。

在訓詞中T校長這樣很鄭重的說了。『我知道同志們結合的團體，是銳利的礮火不能打散的！』的確，努力鄉村教育的本校的敵人是特別的多，尤其是在此次克復南京先後各種敵人都會合了他們惡勢力向我們進攻，然而同志結合的本校，在礮火中却仍是屹然存在着。

『我們第一步要謀中國三萬萬四千萬農民的解放，第二步要謀東亞的農民解放，第三步要謀全世界農民的解放，同志們，以後更努力于我們這偉大的計劃吧！』T校長又這樣述說他對於我們事業的以後的計劃。

這種偉大的計劃，每個字都有它堅實牢固的基礎的，這個基礎便是T先生的真知灼見，精確的觀察和偉大的仁慈。T先生是洞燭了現代的社會制度的。在現在資本主義的勢焰吼叫囂張在整個世界的時候，世界永遠是化分成兩個

階級，農民永遠在榨取階級的淫威下喫着鷄狗不願喫的糟糠，衣着鶉衣百結的衣履，宿着黑暗的地獄似的土穴或草棚。農民們的血，汗，精力都匯流到資產階級的腰包，嘴吧，肚腹以及週身的毛孔管裏去了，所剩下來的祇是一架不能流動的農民的骷髏！我們祇要傾耳一聽，我們便可以聽到鄉間農民的那悲哀的絕叫，淒切的呼號。像這樣的情形，在現在已經走入資本主義前期階段的中國社會裏，也是能夠明顯的看到的。誰人能否認目下的中國的鄉村不是日趨於消瘦衰頹啊！

但是，蕙妹，說起來真是非常可憐呢，農民們的血，汗，精力因為被榨取得太多，他們體力不支，他們現在是陷入消沉的麻木的狀態裏去了。

烈日，鄉村教育是當天的烈日，它會熾熱農人消沉的心境，會使農人振臂狂呼！

火焰，鄉村教育是燎原的火焰，它會燃燒農人麻木的神經，會使農人奮起狂奔！

奮起啊，振臂啊，呼啊，奔啊，於是乎我們可以聯合起我們的戰線，於是乎我們可以推翻舊的制度，建設新的社會！

到那時候，我們T先生的計劃自然是早已實現了——第一步中國三萬萬四千萬農民的解放，第二步東亞農民的解放，第三步全世界農民的解放。

歡迎會散會時已晚上十時多了。我此刻很疲乏了，不能再寫。再會，我親愛的蕙妹！

愛紫。五，三十，深夜。

(五) 割麥

親愛的蕙妹：

明亮的珍珠，緋紅的瑪瑙，零零碎碎地平鋪在大地上。深綠淡黃的松柏蓬勃蒼鬱的生長在晶瑩澈底經微風的接吻蕩漾着微細波紋的湖旁。蒼茫的天空，飄浮着一朵朵祥雲和瑞氣……。蕙妹，這是個含有多麼美的『實際生活』的境地呀！你也應當替我愉快樂觀吧，因為我現在已經在這含有世間一切美的『實際生活』裏徘徊徜徉着。

我現在開始赤了我的腳，脫了我的長衫到烈日下的田間耕種了，同時我又開始我的工匠生活，我執握着鋸斧，木頭在我的手下會震裂成片片，飛揚出白花。我現在儘可能的和各種實際生活接觸。蕙妹，這我一點不感覺到痛苦，我是因此得到了不少不少的快樂。我希望在這實際生活裏得到人生真實的滋味，正碼的智識，熟練的技能，同時，我還要在這實際生活裏培養我對於勞動階級——被壓迫被榨取階級的同情。

薰妹，這種正碼的智識，熟練的技能，便是我剛才講的那珍珠，那瑪瑙：
：至於那同情，其價值實非珍珠瑪瑙所可比擬。老實說，我們勞動階級中間如
真能互相諒解，互相同情，那我們便一切都有辦法！

薰妹，我現在想寫下我的最近實際生活中的一幕來給你看，不過，要請你
原諒我的筆尖的拙劣。

在校舍前田間的麥子表現出『成熟』的記號——燦爛金黃的色彩來了。

這是旭日東昇的時候，朝霞在東方天際翻飛變幻，忽紅忽紫忽藍忽黃，忽
如一條玲瓏的蒼狗，忽如一個苗條的女郎。樹梢叢中的白霧由瀰漫而湮沒。綠
葉受到太陽的照射，反射出白波似的燦爛的光芒。

在此美麗的晨曦之下，我們一羣青年農夫，赤着腳，唱着歌，踏着露珠未

乾的青草走向田間來割麥。

歌聲在空中是這樣柔美的悠揚着：

太陽起山燉燉，

雅荷海，

鐮刀雪亮荷荷！

遇着草兒割梅綺紫梭，

捆去好燒鍋，

見了婆婆荷荷！

我們就弓起腰，我們是向着麥下總攻擊令了。我們不停的揮動着手裏的鐮

刀，我們不停地用稻繩束縛割下來的麥桿，我們啣枚似的匍匐着向前進行。太陽漸漸地上昇了，它普照着地面的一切使地面的一切都呈浮着耀目的光輝。我們的背部乃至全身，完全沉浸在這一片熱烈的陽光裏，我們的皮膚，肌肉，骨節都在熾熱起來，我們祇感覺到我們的身體是在燃燒了。一滴一滴的汗珠，迅捷地從我們的每一個毛細孔裏鑽出來，滲透了我們的草帽的邊沿，粗布的短衣，袴子。額角上面的汗珠匯流到鼻子的兩旁，到汗珠的重量超過了黏着力時，便灑落到灰色的泥土，或黃色的麥桿，或西婦髮絲似的麥穗上去。

天空像碧海一樣的青蒼，白色的陽光像水充斥在海裏一樣的充斥在那邊，但那邊沒有像白波一樣的浮雲，沒有像海鷗一樣的飛鳥，有的祇是光的熱，像火一樣煎炙着農人的肌膚使之出汗的熱！

資產階級坐在高樓大廈裏，他們有電風扇爲他們揮汗，他們有冰淇淋爲他

們止渴，他們吸着民脂民膏，他們的肚子大了，世間的資本是集中到他們的掌握中了，他們幸福，他們享樂，他們是永遠地想不到——連夢裏也都想不到在他們的踐踏蹂躪底下是有一般可憐無告的農民，在過着的是牛馬不如的生活，流血淌汗的生活！

——我們就拿麥比擬着榨取階級，我們把割麥當做剷除榨取階級吧！一個同學興奮的說。

——剷除榨取階級！

——打倒榨取階級！同學們狂喊起來。

麥桿倒下的聲音震天價在響。

終於我們成功了，麥桿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這時已近正午，山間樹木正在葱鬱，夏蟬正在狂鳴。

我們得到了實際生活裏的珍珠瑪瑙，我們培養熟了對於農民的同情。
我們的勝利之歌聲起來了：

太陽下山燉燉，

雅荷海，

剷乾淨了荷荷！

春風吹又生梅綺紫梭，

留下種子多；

刀兒刀兒荷荷！

(註)

蕙妹，寫得太長了，我疲倦得很，下次再談。

祝你快樂！

愛紫。十六年六月十日。

註：此歌名鑷刀歌。以鑷刀喻強權，草兒喻被壓迫者。被壓迫者有再接再厲的勇氣，『刀兒刀兒荷荷』就是『刀兒，你怎樣我啊』的意思；是草兒說的。『雅荷海』和『梅綺紫梭』是歌唱時的腔調，是沒有甚麼意義的。

(六) 漏屋之下

蕙妹：

青的草綠的樹紅黃的野花點綴成的山坳裏，我們師範本部的校舍次第落成了。夏天的太陽，照到金黃的覆蓋在屋頂的稻草上，發生輝煌璀璨的光。

在昨天上午，我們就移住到新屋裏，扛着鋪蓋和書籍向新屋裏跑，心坎

裏貯滿着愉快，雖然汗珠兒在背脊和面頰上不斷的流。

傍晚，天空佈滿着黑雲，雨點很粗，像珍珠斷了線般的掉下來，從雲的每個細小的空隙裏。四山瀰漫着白色的霧氣，但終於完全變黑了，原來夜的布幕漸漸擴張施展了開來。

大概屋頂的茅草沒有蓋得均勻，在漏了。

經茅草濾過的黃色的雨水，延着牆壁往下流，在牆的白垩上，還留下一條蜿蜒曲折的斑痕。有的雨點，離開了牆壁直接自茅草的背心上掉下來，灑到尚未弄平的坎坷的地上，或者灑到我們的排列在一塊的床鋪上。

蕙，此刻我們是着急了，但我們滿貯着勇氣在全身，我們沒有身世飄零之感。我們急急把床鋪向沒有漏的地方移。

水點滴到室內的地上，聚成了好幾個水窪。但還是繼續不斷的滴，在水窪

裏，震蕩出清晰的聲音，映現出嫵媚的波紋。

在那天整個的晚上，我們就是在這種的狂風暴雨裏度過的。蕙，在當時，我們實在沒有覺到一絲的痛苦，老實說，我們在我們搬動着床鋪的聲響裏，還夾着我們格格的笑聲的。——雖然當我們想到了榨取階級的住着畫棟雕樑華堂大廈的時候，也曾一度的咬緊過牙關，握緊過拳頭，心裏充滿着怨憤之氣！——我們所以能夠這樣，是因為想到了下面各種人的生活：

農人——他們受到囂張的都市氣氛的壓迫，換言之，他們是整日的受現代資產階級及地主的剝削，他們中間的大部份就形成了貧無立锥之地的貧農。他們躲身在竹林下的茅屋裏，茅草已經呈顯出赭褐色，已經腐爛的了，雖然有繩子和磚塊的牽縲和鎮壓着，但當樹林深處竄出一陣風片來時，還禁不住茅草的飄零散失。——這種屋子叫它那能蔽風雨呢，但貧農是天天在此中度日的啊！

工人——工人的生活，除掉了鎖鍊以外，再有些什麼呢？他們從清早到夜晚，或者從傍晚到天明地住在工廠裏頭，工廠裏是嘈雜的，黑黯的，窒息的。他們的居處大多是在都市旁邊的茅草棚裏。草棚祇有斗般大，僅可容身。草棚周遭淌着烏黑的臭水，腥臭異常。那種草棚和富人家的豬棚彷彿，它是失去了防禦風雨的效用的。

兵士——他們就是破了產的農人和失了業的工人，他們沒有路走，就做了割據軍閥的僕役和雇傭——兵士。他們時常住在槍林彈雨之下和防塹戰壕之中。槍彈和子彈能在半秒鐘內致兵士於死地，防塹戰壕裏充滿着的是陰沉和炭氣，這能使兵士們的精神消磨。兵士們的礮可以自傲啊，因為他們有以上的種種。但是他們的住屋呢？他們的住屋呢？

蕙，他們——農人，工人，兵士們在狂風暴雨之下過生活，我們就難道不

能在狂風暴雨底下過生活嗎？我們是要極力防止小資產階級的氣味來侵蝕我們，因為這種氣味會沖散我們的聯合戰線的。我們要和農人，工人，兵士們共甘苦，我們將來的偉大的事業便是建築在這個『共甘苦』之上的。

讓我在此地深深地紀念我們昨夜的狂風暴雨下屋漏的一幕生活。

不再寫下去了，再會了，我親愛的蕙妹！

你的愛紫。一六，六，一六。

(七) 投攷

蕙，我親愛的蕙妹：

昨夜呼呼的狂風，墨黑的烏雲和絲絲的細雨密密的織成的一幅悲哀之幕把我籠罩了整整八個鐘頭。夢之神好似特別懼怕這黑暗的悲哀之夜似的，祇在

門外踟躕遠步，却不敢附着我的靈魂。我輾轉床側，合不上眼，最後回憶之幕展佈在我的眼底了。

吳淞銀濤滾滾的海濱的踟躕，A城充滿着芬芳的桃林中的徘徊，一幕幕都在腦際如電影般閃過，終於映演出我的飛雁磯頭二十日生活的前塵往事了。

蕙妹，我第一次寫給你的信中不是說接到A同學的信就起程來甯的嗎？不過這是在我生平是第二次把我的足跡印到龍蟠虎踞的石頭城下。我的第一次的來甯，還在今年三月本校在飛雁磯招考，開學的時候哩。

多麼雄偉的飛雁磯頭啊！多麼有趣味有價值的我的飛雁磯頭二十日的生活啊！一個人凡屬他所歡喜的事，是最喜把牠官洩於外的。蕙！請恕我的冒昧，我要將我飛雁磯頭的生活摘錄在給你的這封信上了，大概你也很歡喜閱讀的吧？

三月九日

努力鄉村教育的熱心，驅使着我在今天上午最後一刻裏決定到南京去求學。

時局是這樣的混亂與危險；孫傳芳和張宗昌佔據着滬甯路線，國民軍却向上海，蘇州，南京幾路進攻，滬甯一帶大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概，但是我怕什麼呢？

鄉村師範的招生通告中，有：『農夫們在槍林彈雨中過生活，我們自當和農夫們同樣在鎗林彈雨中工作』的勇敢的話，我要實現這句勇敢的話。

三月十日

經過我生平第一次的長途跋涉，在今天早上趕到了這江南名勝——飛雁磯

頭了。鄉校房屋，現在尙未建築，所以招攷事宜都借用飛雁磯小學。

我覺得這次攷試是我努力於鄉村教育的起點，所以對於這平常人所視爲神祕的攷試，總算是盡我平生之力去對付牠；我強迫我給料餉的春風吹得麻木了的手寫了許多像蚯蚓一樣的字在幾本攷試的雪白的卷子上。

三月十一日

今天是我攷試農事的一天。陰霾佈滿了長空，潮溼充塞了天地：這正是農人們最好的種田的時候。

今天我做了生平破天荒第一次做的事，也就是在我生命的過程中最有價值最光榮的事：這就是我素日穿着鞋襪常常擱在教室裏的一隻腳，今天穿上了一對光潔的金黃色的草履。我深覺得這事比古代皇帝的加冕還高貴些。我希望我

的這雙穿着草履的腳將來能踏遍中國的三萬萬四千萬農人的純潔的心坎！

上午八時，和幾位投攷的同志整隊往桃源開墾，這就是我們攷試中的一節。提着雙穿着草履的腳經過飛雁磯街道時，我是多麼揚揚得意呀！街旁店戶內幾十雙幾百雙對着我們注意的黑溜溜的眼，是充滿着無限對我們的同情和敬意呢！

桃源是將來我們的校舍所在地，周圍環抱着重山疊障，中間瀟漾着明靜的小湖，這是多麼美妙的境地呀，我願我的一生永永的陶醉在這仙境中呀！

我們趕到那山麓下茅草鋪着的荒地上了，我們就開始我們開墾的工作，各人都很用勁的把鋤頭抬到半空中，然後再把牠迅速的放下來，堅固的泥土終於隨着一片片的瓦解了。幾位指導員都在旁邊默默的觀察，面部露出鼓勵我們勇氣的微笑。對於耕種毫無訓練的我，工作不上一刻，全身便火熱着流出汗來，

鼻孔裏的氣，急喘得繼續不上來。

天空中的陰霾散佈下無限的白霧把遠近的山頭一起都籠罩起來，白霧裏更透出東拋西織的一縷縷的雨絲來。

『下雨了，我們回去吧！』指導員們這樣說。

愉快的空氣，佈滿了全谷，於是穿着草履的我們，像軍隊凱旋似的雄壯地向着飛雁磯的歸途前進。

蕙妹！我深怕這一封信寫得太長，你的精神不夠把這信詳細的看過。我的當鄉校開校時的日記，就此暫作一段落吧，下次寫信給你時當再繼續寫下去。

愛紫。六，二五。

(八) 開學

我摯愛的蕙妹：

世間快樂事，當其事者在當時是絕不覺得這個時間的可貴的，但事過境遷之後，在那回憶的幕上，便織上那對於快樂時候的依戀，羨慕，相思等許多顯著的花紋。我現在之對於飛雁磯頭的生活，正纏繞着這依戀，羨慕，相思的花紋而不能自脫啊！蕙妹！我現在又要把我這一刻不能忘記的在飛雁磯時的日記摘錄在這封信裏了，我希望你和我一同欣賞這過去的可紀念的往事的殘影。

三月十二日

一聲聲好似含有無限愉快的鈴聲，催我們穿上了草履整隊往桃源行來——

我們是去行開學典禮的。投放已錄取了的我得參與這開學典禮，衷心是如何的欣慰啊！

這自然是件特異的事：我們這次的開學典禮不像平常學校的在高廳大廈之間，却是在一個純潔的崗巒起伏的山谷中舉行的。那天空中輕飄着的白雲呀，散佈着普照大地的美麗之光的太陽呀，塘邊的得着春的暗示在嚴重的冬的壓迫下漸漸蘇醒的柳枝呀……她們都是我們行開學典禮時的佳侶呢。

愉快在我們的胸中燃燒起來，使我們做事格外起勁些。我們在不到一刻鐘的時間內在四山搭起了四個帳幕，帳幕是白的，山坳是黃的，二者相映着湊成了一道燦爛的光輝。

開會的鈴聲在山間起了空洞的反響。

主席臺——一張從村民家裏借來的四方的食桌放在一堆土礫的上面。指導

員和同學們都圍繞在主席台的前面，成了一個圓形。

鄉民從四處陸續的跑到我們所站的地方來——他們是來參加我們這個莊重的開學典禮的。

T校長，我素所敬仰的T校長在這開學典禮裏向我們這樣的演說：——

『我們學校的校舍，現在沒有建築。其實將來就是建築起來，也不過是全體校舍中最小的一部分。普通學校都以校舍即為學校，此乃大謬。我們全部校舍，上為蔚藍的整個天空，下為廣漠的整個大地。』

『本校祇有指導員而無教師，我們相信沒有專能教的老師，祇有比較經驗稍深或學識稍好的指導。所以農夫，村婦，漁人，樵子，都可以做我們的指導員，因為我們很有不及他們之處。我們認識了這點，才能在廣漠的鄉村教育的路上前進。』

真的，誰人有資格能輕視農夫，村婦，樵人，漁子呢？他們有真實的經驗，他們有耐苦的精神，他們的臂，胸膛，腳股裏邊藏滿着推翻目下萬惡的社會制度的偉大力量！惟有萬惡的田主，資產階級才輕視，不單輕視并且壓迫他們呀，我們在他們的面前，惟有俯首，惟有禮讚，惟有……

接着有不少指導員，同學的演說。

終於，我們的開學典禮，在悠揚的歌唱中，在『鄉村教育萬歲』的歡呼下散會了。

鄉村教育的火把開始在桃源高舉了。

它將燃燒着農人的內心！

它將奮起農人的夢魂！

它將聯合起全國的農人來斬除塞滿旅途的荊棘！

它將聯合起全國的農人來驅除占領長空的黑暗！
我們現在再來歡呼一下吧：『鄉村教育萬歲！』

三月二十日

這是在傍晚的時分。

執着一本封面很美麗的小說的我，踽踽獨行的到了矗立在江干像一條蹬伏着的獅子的飛雁磯頭。

飛雁磯頭建有一座亭子，牠還是前清的遺留物。亭子裏有石碑，上面鐫有乾隆帝(?)手書的『飛雁磯』三個大字。

偉大的浪花，在大江裏追逐着；富於變幻性的晚霞在天際浮蕩着；一點點的歸帆，在水天一線處蠕動着；叢山間茅屋頂上的炊煙，在乳白色的天空裏縷

纏着。

莊嚴偉大的自然呀，我淘醉在你的懷裏了。

蕙妹！我的手腕酸痛極了，我現在祇能割愛不能把以前的日記詳細抄在這裏了，請你恕我有始無終的罪吧！蕙，我現在把以前的事情簡單告訴你：我自攷取了鄉村師範後，時局即突然變化：國民革命軍克復南京，孫傳芳一敗塗地的逃向江北去了。我因為父母的筆記，就特為歸省一次——那時你在上海讀書——後因為浦口孫軍遺孽尚在擾亂，故我又至 A 城 B 校生活了一個月，至四月二十三日時局平靜，鄉校同學 A 函催赴甯，我即又到南京來了。

你近日生活如何？有無即景文字？請寄些來！

愛紫。七，五。

(九) 我們的廁所

親愛的蕙妹：

我們現在無刻不在此間工作，無刻不在此間勞動；我們跟隨着可敬愛的農夫們生活着。在勞動裏我們解決了我們的生活上的問題，創造了新的生活。世界原是勞動階級造成的啊！

在資產階級的陣營裏，沒有什麼問題，除掉了恐怖勞動階級的覺醒起而反抗之外。他們還有什麼問題啊，他們有奴婢替他們洗腳，有僕役們替他們守門，有賬房替他們管理銀錢的出入，有奴隸性十足的知識階級來做宣揚他們豐功偉德的文章……他們除掉對於勞動階級不能放心外，再有什麼問題啊！

但是，在勞動階級——被榨取階級，那全不是這樣了，他們衣成問題，食

成問題，住成問題，行成問題。他們因為要解決這許多問題，於是就不斷地勞動着，在勞動裏用盡了他們的精力，他們的年華。在勞動裏他們創造出了整個的世界，但這個世界旋即被榨取階級奪去佔爲己有了。

現在的世界是被榨取階級奪去了啊，蕙妹，請鄭重的記着，現在的世界是被榨取階級奪去了啊！

我們爲什麼要勞動？這是表示我們對於勞動階級熱烈的同情，表示我們不會走向腐化，我們要練習勞動的技術，我們要在勞動的相同點上謀我們與農人間的聯合，聯合起來向榨取階級進攻，聯合起來作奪回我們手創的世界的運動！

在我們手創的世界奪回來的時候，勞動便成了普遍及全體人類的一件事，那時再沒有像現在一樣的對峙着的階級，那是「不勞動不得食」的世界！

將來的世界是不勞動不得食的世界，蕙妹，請記着，將來的世界是不勞動不得食的世界。

所以，我們現在很快活我們目下的勞動，因為這是我們將來完美生活的開端！

下面是我的一段記述我們造廁所的文章，蕙妹，請勿想像到我們廁所的臭味而掩鼻，請你跟隨着我們的愉快而愉快！

似乎有一種需要，緊隨着同學們的背後，引起同學們的不安。於是團聚在一處商議，想滿足這個要求——廁所問題。

勇敢的同學們，一齊攆起鋤頭奔往校舍前桃樹叢中去了。樹蔭密密地蓋不住灼熱的輝光，直射到許多人的臉部和身上。

「杭育！杭育！」同學們在一聲聲的呼喊著同時舉起鋤頭，在鋤頭與泥土相碰時發出一聲沉重的撞擊聲後，堅硬結實的泥土便瓦解了。

一時後，桃林的一角發現出三個圓形的精緻的窟窿來。

汗珠點滴在同學們面部髮際，沿著鼻眼間的凹痕向頸項間滙流，終於給衣領吸收住了。他們面部緋紅，周身露出豐滿堅實的肌肉，一些沒有退縮，非常高興的從事着扛擗各物：蘆蓆，柱子，稻草等。

掘了幾個小小的深潭，將柱子裝在裏面，於是大家一齊起來架那中間的橫樑，橫樑是一根松樹，表皮作深褐色，異常粗大。大家感到困難，匍匐着地呼喊：「這樣沉重啊！」

我們的呂先生，披著黃色的短衫，頭髮蒙滿了灰塵，額上流著汗，大踏步的走來加入我們的隊伍。「喝！」呂先生喊了一聲，他的粗偉的手臂已把橫樑

撐起來了。

同學們齊聲笑起來，愉快充滿了周圍的空氣。

蕙妹，看過了上面的記事文後所得的什麼感想，望即告我！

愛紫。七，一〇。

(十) 戰雲中的生活

親愛的蕙妹：

我不寫信給你者於今已有二個星期了，其實我就是寫了你也是不能看到的，因為火車是爲了戰爭的關係而停駛了，蕙妹，我因為這個原故而沒有寫信給你，你能夠原諒我嗎？

這次戰爭的勃發，是由於孫傳芳殘部的重復進攻南京。采石磯邊，燕子磯頭，八卦州畔，瀾漫逼了戰雲，充塞滿了煙火，礮聲在我們耳膜上跳躍，喊聲在空氣裏鼓震，好劇烈的戰爭啊！

雖然桃源是已劃入戰區中間，一有機會時兩軍是會在桃源的田野裏橫衝直撞地交戰，但是我們沒有逃走，根本我們就未有過恐慌！蕙妹，這不是偶然的事情啊！也不是我們的愚魯不知道危險，我們所以能有這樣的鎮靜，是因為我們具有下面的兩個認識：

我們是久已立下了這樣的決心的，我們在現在實在不能放棄了這個決心，這個決心就是『與農民共甘苦』。看見了一點危險就把農人拋棄了，這還能使農人相信嗎？還能救得農人嗎？還能幹得鄉村教育這種艱巨的事業嗎？

再則，我們是辯證法的相信者。我們否認玄學法的研究一個現象，便當

該現象是破壞了的鏈環的一個環圈，是不和任何觀念及現象相連繫爲對的。我們是從現象的發展的程序中去考究現象，我們是無刻不看出該現象是與以前的，周遭的，將到的各種事件相關連，相錯綜的。我們根據了這樣的一個觀察法來觀察這個目下的戰爭，我們覺得目下的這個戰爭是萬分的需要。我們很清楚的認識中國是需要三民主義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軍是應當馬上殲蕩去反三民主義的孫傳芳，及其他一切軍閥。這種軍閥不掃除，便會貽以後的國家及社會以後患！我們要免除後患，便得忍耐這個目下的戰爭的痛苦！

所以，我們的『鎮靜』，並不是盲目的，是建築在『認識』之上的。

現在戰事是結束了，籠罩着灰幕的桃源，依舊放出光明來。和平之神矗立在桃源的門前，世界上發出燦爛的光輝。

我們在戰爭中的經過，是很有意味的，特從日記中錄出幾段來，請你看

吧！

(一)

當我提起筆來開始寫我日記的時候，耳膜裏充滿了從笹斗山傳來的噫聲。大概是深夜寂靜的緣故吧，噫聲格外明晰而響亮。我的心境模糊到不可名狀，竟不辨是驚喜或是悲哀。

「轟，轟，拍，拍」整天的陰霾，好似助長了噫聲的威，使他在曉色朦朧直到暮色蒼茫的時間和空間裏沒有一分一秒的間斷，尤其是在晚上更為緊密。

上午九時許，我獨自蹣跚行著，從校後的楊村山麓，向山腰的羊腸曲徑攀爬，直到最高山峯。遙隔八卦州和笹斗山，都被白霧迷濛的罩住了。緊密的噫

聲和槍聲，便在那兩個地方發出。一股白煙繚繞着，繚繞在乳色的半空中，接着便是一個巨大的聲響在空氣中震蕩。

(三)

『樂園』，『樂園』，偶而來了一兩個客人，看著我們在戰雲密佈的環境中還是快快活活的過着像平常一樣的生活，都露出驚異用着羨慕的口氣說着。的確的，離本校不到十里的地方，就成了肉搏的戰場：城裏滿佈着謠言和驚怖，下關便是隔江敵軍射擊的目的地。但是幾次危險地段的中心點的本校，却是一無其事，依舊拿着書本閱讀，擱着鋤頭下田，還在日落旼旼的時候，同學們都拿着鐮刀，拿着繩束，把校前池塘堤上的油然的青草和山麓上茂盛的茅草，統統都割下來，曬乾後，便可當做燃料。

我們的態度，甯靜得使人疑慮和贊嘆起來。

(三)

下關繁密的槍聲和巨大的礮聲，激烈的震動後，接着便傾盆大雨，一瀉如注的灑遍了戰場的任何一角，似乎是洗刷那曝露的尸骨，殘碎的血肉。偉大的紫金山，被密密的遮掩在雨裏，糢糊糊地。

我想起田間方才發出嫩葉的菜苗，突然得著這久不降臨的甘露般的雨水，一定會滋榮發展，非常茂盛。我也很是快活，感覺到異樣的舒適。

凡是用自己的心血所造成的東西，或培植過的，無論比什麼都寶貴些。經過一陣秋雨洗刷過的菜，新鮮的嫩綠，飄搖在畦間，真值得我用整個的心去愛護他，去寶貴他，去培養他。

我的心靈，完全移向愛上去了。

(四)

空前的接近和響亮的槍聲，打破了寂靜的黑夜，好似大地也在震動了。

這自然是離校僅五里外的笆斗山江面發生的。

同學們一向沈靜的心弦，此刻未免緊張了。

『恐怕北軍已經渡過江面了！』

『這樣黑夜，究竟如何是好？』

我不管一切，獨自在黑暗中摸索，得到了一雙較緊而堅實的鞋子，趕忙穿上，預備危險時在萬山中奔逃。我的心一時勇敢了起來，這是我生平破天荒第一次在礮火中的掙扎，未來的命運在我眼前閃爍着。於是我慢慢躡進在臨河的

場地上站着的一羣在觀察風聲的人叢裏。

遠方大路上一字長蛇陣的燈火，游移的閃爍着。

『燈火移向這裏來了！』一個聲音在我身邊響。果然，燈光在直向我們這邊移動，嘈雜的聲音也很鬧的襲上耳膜來。

燈光在桃源小學的紅牆下停着，馬先生就去和他們接洽，原來要向我們借宿的國民軍。當我們答應他們的要求時，他們非常和氣的睡下了。

薰妹，我的戰爭中的記事於此完了。這次戰爭，國民革命軍大獲勝利，敵軍被虜的被虜，逃亡的逃亡，孫傳芳全軍覆沒，以後怕永無再起之日了。這種消息報紙上載得很詳細，你近日看報嗎？

我很疲乏，再會了，我的薰！

愛繁。七，三〇。

(十一)到民間去

蕙妹：

我現在再來抄錄我們生活中的一節紀錄來給你看，這段紀錄是我做了曾在前天出版的A刊物上發表過的。

『先生，坐一會兒吧！』一個面帶笑容，衣服襤褸的老婦向着我和時言，慕群這樣地說。我們『到民間去』的第一幕就這樣開始了。

今天上午，我們會開了一個『到民間去』的會議，把全體指導員和同學分成十組出發，並且議定了工作目標。

在下午四點鐘桃源小學放學的時候，我們便分頭隨各村莊之小學生前往，因為我們對於鄉村道路不熟悉，再對於農民是第一次正式的見面，須得本村兒童做個『嚮導』和『介紹』。

我和我的同伴時言，慕祥，跟着張王二生向着我們的工作地點——香塘，王家莊出發。我們在途中知道了兩個學生家庭中不少情況。

到了樹蔭濃蔽零零碎碎排列着民房的香塘的一家人家了。這個微笑着的衣服襤褸的老婦人便在一所曠場上在我們的眼簾中映現了。從她的臉上表現出忠實的神情來。原來他就是張姓小學生的母親。

『你家的小孩子，非常聰明，所以一切功課都是非常好的。』我們起先用贊美的口氣向他這樣說，這實在是和設計課程中『引起動機』有同樣的價值。

老人又在那裏微笑了。

接着我們便談到曉莊小學；

『我們的學校不是「洋學堂」，我們要教小孩子讀十三經，比私塾裏的四書五經要多四經。我們教三字經，不教「人之初，性本善」，因為這是小孩子不懂的，就是大人也不易懂，請問你能懂嗎？』

老婦人搖了搖頭說：『我不能懂。』

『我們學校裏教三字經，第一句就是「蠶吐絲，蜂釀蜜。」蠶是不是能吐絲，蜂是不是能釀蜜，這是任何人都能知道的。』我這樣的說。

『噢，這的確比「人……初……」容易懂。』婦人說。

這也是農民智識程度薄弱的一種普通的象徵，現頗有人把我們的學校加上「洋學堂」的頭銜；在他們陳舊的思想中不能信仰我們的學校這是無可諱言的，因此我們不得不特向農民做個普遍的宣傳。

時間逼迫我們告別那老婦向着前途前進。我們會到過一個鞋匠的家裏，會到過一個縫工的家裏，也會到過幾處茅屋三椽樸素純潔的農民家裏。我們每到一處，便把第一次對那老婦人說的話說給他們聽，我們的話雖像留聲機一般前後一般無二的開去，却絕不感到寂寞與單調，祇覺得別有意味——觀察農民們真實的生活狀況以後覺得的濃馥的意味。

在日落隴隴的時候，我們便在曲折山徑中徐步回校了。『從今後更努力於到民間去的工作吧！』我們的精神上更覺到異樣的愉快和興奮。

蕙妹，上面一段文字，就是我們第一次到民間去的寫實，你看過後覺得有興味嗎？

我們現在感覺到民間去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它能使我們更進一步的接近

農民，使我們能明瞭農民的生活，我們因此可以把他們的生活和思想在我們的訓練與教育之下；同時也使農民們對於我們的生活和思想完全瞭解，由瞭解自然便會進至信仰，這樣，在必要的時候，農民自然會和我們共同做破壞和建設的工作。

中國全體人口農人占其百分之八十以上，所以要中國革命成功，非農民起來參加不可，要喚醒農民起來參加國民革命運動的最好方法，就是「到民間去」！

你近來的生活狀態怎樣？請告我。專此，祝你健康！

愛紫。一六，八，七。

(十二) 請你來

親愛的薰妹：

目下的中國已經掀起了革命的高潮，目下中國的鄉村，亦已經捲進在時代的怒浪裏。中國全境照耀着革命的紅光，全中國一百萬個鄉村在革命的紅光裏輝煌！

產業工人首先舉起了革命的火把。在中國他們的伙伴雖甚稀少，但他們是緊握住資產階級重要的生產工具——工廠及機械，這就好像握住了資產階級的喉管一樣，當他們下了決心握緊了拳頭對着資產階級罷工時，資產階級便會顫慄發抖！

小資產階級洗滌掉了自身受歷史遺傳下來的不革命反革命的習氣，他們發

現了資產階級的不可恃，於是他們就奮起而擊撞革命的血鐘。在中國革命的過程中他們是一個重要的階級，他們擊撞出來的血鐘的聲響是多麼宏闊嘹亮，動人心魄！

農民因爲一向處在偏僻的孤立無援的鄉村生活裏邊，所以他們對於世界的一切都是抱着淡漠的冷靜的態度的。因爲這樣，他們的思想也就非常落後，在他們的腦海裏，會時常幻想出帝王的幻像來。但是，當這革命的火把高舉，革命的血鐘震響之時，農民們也就在迷夢中逐漸醒來了。

蕙妹，在這裏，請呼一個口號吧：農工小資產階級聯合起來！我們所以要呼出這個口號的緣故，因爲中國革命的責任一定要靠這三個階級——農工小資產階級來負起，中國革命的將來，一定有待於這三個階級來完成！

蕙妹，自下我敢相信我已把我在現在時代下所應負的責任做完了的，

我現在是在此間做鄉村教育的工作，也就是做喚醒農民的工作。農民在中國革命的過程裏占有重要的地位，而農民智識又是很饑荒，這就形成了我目下所做工作的重要！

桃源同志現在不多，非常希望外界同志來幫助，因此我就決定請你來加入我們的戰團，和我們共同致力於鄉村教育的工作。

歡迎你到桃源來的人很多哩，實在不祇是我一個：

兒童們在歡迎你的來！

他們的父母都擱着鋤頭，到田間去工作了，他們像失羈的野馬，同時又像是被遺棄的羔羊。他們赤着腳在烈日下狂馳，熱氣蒸炙着他們的皮膚，使他們的面部，頸部，背部生下了無數的痛瘡。他們在積滿污水的泥濘裏遊玩，污泥塗滿了他們的腳，胸以及頭髮。他們是陷在這樣痛苦的環境中，他們是怎樣地

需要人們來教育啊！

蕙妹，看啊！無數鄉村兒童在向你熱誠地招手。

姑娘們在歡迎你的來！

她們處在封建的氣氛中間，直到現在，還是受三從四德的訓誥，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束縛。舊禮教無刻不在向她們蹂躪，惡習俗無刻不在向她們進攻，直弄得她們體無完膚，遍身創痛。她們是如何地苦楚，她們是怎樣地需要人們來愛護啊！

蕙妹，看啊！無數鄉村姑娘在向你熱誠地招手！

壯丁們在歡迎你來！

他們已經形成爲現代產業豫備軍了，農村經濟的破產使他們這樣。目下他們除掉了赴都市低首供資產階級榨取血汗外，簡直沒有辦法。的確，他們是壯

了，他們肉裏的血，他們皮底的汗都是很豐盈的！他們現在對資產階級的仇恨及抗爭方法簡直一點都不曉得，這便需要我們來訓練他們了。

蕙妹，看啊！無數鄉村裏的壯丁在向你熱誠地招手。

老人們在歡迎你來！

他們終身努力的工作，在山林曠野間，在烈日厲風下。他們的血澀乾了，他們的汗滴盡了。他們終身勞動的成果，給榨取階級剝蝕了去，他們自身所得到的，却祇是手掌中的一縷青煙！於是他們就憂愁，傷痛，哭泣，呼號，他們是怎樣的痛苦，他們是怎樣的需要我們去慰安啊！

蕙妹，看啊！無數鄉村裏的老人在向你熱誠地招手。

蕙妹，你來，來和我們一起教育，愛護，訓練，慰安鄉村裏的兒童，姑娘，壯丁，老人們吧！

你來，你來，來和我們一起教育農民，來和我們努力聯合中國革命的三個基礎階級向割據軍閥及帝國主義者進攻，餘言面談，即請
康健！

你的愛紫。八月二十三日。

(十三)我來了

親愛的愛紫哥哥：

我非常佩服你們不避艱難不稍間斷的在鄉間爲農民們謀幸福。

我現在已立志到桃源來和你們一起努力，這是我的責任。

鄉村教育是鄉村裏的火燄，這個比喻我認爲很確切。

讓我在未到桃源來之前預祝——

鄉村的火燄，熾熱了農人們消沉的心境！

鄉村的火燄，燃燒着農人們麻木的神經！

鄉村教育萬歲！

勞苦的農人們萬歲！

我的親愛的愛紫哥哥，我倆桃源會了。

的你蔥上。八月二十五日。

歸
宿

歸宿

愛情飄渺得如大空裏的游絲，它不是肉眼看得見的，但它會牽纏着人，牢繫着這個與那個的心。——龔冰廬飛花樓

愛情如三月裏的豔陽，它可以盪熱人們的心情；愛情如燎原的烈火，它可以燃燒着人們的心扉。——同上

在我是永遠這樣的承認着：朋友間的愛情和那夫妻間母子間的愛情是有同樣的偉大的。我再承認世間的愛情決不是單單建築在「男」「女」的基礎之上；換言之，世間的愛情是不受那「男」和「女」的範圍的束縛的。同性間所發生出來的愛情，正可以滋潤那靈魂已經枯燥了的一雙二雙十雙百雙千雙萬雙……的同性的人們，可以滋潤那世間無數的同性的人們的。——本文第五信

(一)

親愛的××：

似乎是矛盾而事實上還是調和的快樂和不安的情緒，佔據了我整個的整個的心田，當我剛才趕回來聽柔君報告我以關於你的消息的時候。我是何等的幸

福，我現在是在此地享受我從前所未會享受過的幸福。此種幸福的贈予者，便是你，便是我親愛的××啊。××，我該如何地感謝你，我該如何地感謝你啊。

『××昨天來看過你幾次呢。』柔君這樣的向我說。

『……』我在微微的笑起來，但是沒有話回答他。

『真的，他昨天晚上來看過你幾次，在睡覺的鈴聲響過了時，他還來看過你一次呢。他總這樣的問我：「徐先生，沈先生回來了沒有？」他的態度，真是非常誠摯的。』

我又微微的笑了，我的心頭覺得有一種甜蜜的滋潤。在今天，其實也可以說在平日，我總覺得朋友的愛情是世間非常偉大非常偉大的一種東西，他能滋潤世間的一切，他能滋潤枯燥的煩悶的人生。當我備受那世間殘忍的事物人心

所給與的壓迫而感覺到靈魂的飄搖彷彿無所棲宿的時候，朋友的愛情便會來擁抱，撫慰，潤澤我們的飄蕩無所依歸的靈魂。在這裏，我還不可以盡情歡笑嗎？我還不可以炫耀我這光榮和我接觸的羣衆中去嗎？我還不可以拋棄掉平日從冷熱的人情那邊，炎涼的世態那邊所得來的無數的痛楚和苦悶嗎？我已安住友愛的圍城裏，我已交到了以前所未會交過的幸運！

實在非常抱歉，在我昨天動身到上海去的時候，沒有向你告別過。想你也總能原諒的吧？時間的驅逐進攻我實在太緊迫，緊迫得竟沒有向你告別的一霎的時間了。是非常迅速的狂奔，血液在皮膚底下走動和脚步在煤屑路上的走動加增到同樣的速度，原因是多吃了一碗早粥把時間耽誤了沒有乘到汽車，從A城到B鎮的一條煤屑路，祇能有勞我的兩條腿來運載我胖大的軀體來跋涉了。侵晨的微雨積聚在路途上的水窪，把我的鞋子都濺髒了；這能管得他嗎？素日

慣受世間創痛的我，現在要使我走這崎嶇的路，自然是不能謂爲奇突的。這好像在那細小的河流裏永遠祇有那細小的波紋在那裏蕩漾，在汪洋大海裏偶或因爲那颶風的旋捲掀起來幾個浩大的浪花是不能謂爲奇突的一回事一樣。

在 B 鎮車站立待了一會，就有火車來負載我向着我的目的地前進。因爲往日乘 B S 車總是在北站下車——單是所走路徑的毫無變化，也會引起我心底厭惡的反感來——所以我今天改由塞亭下車。塞亭毗鄰上海，有電車直通靜安寺。我離開了火車再經過一段泥濘的街道後，就一步跨上了電車。

法租界電車罷工已有多日了。那我到西門的×××和霞飛路的××大學附屬中學的一段路程，就不得不賊輛黃包車了。衣衫襤褸的黃包車夫和我爭論車價上，不知道耗費去了多少時候，車夫的醬色的臉部雖然劃上了不少含有乞憐意味的微笑着的皺紋，但有時也會隱隱的顯露出一些憤怒的反抗的神情。這種不

自然的微笑，這種有感於自己的欲求不能伸張而發出來的憤怒，同樣的，同樣產生自那『不滿意』或者竟至於『憎惡』的原由。但，這是多麼可憐的事情啊：這個車夫，這個可憐的車夫，後來竟因為四毛錢的緣故，來拉我，使用出全體的力量，揮灑着全身的熱汗來拉這個在自己的意識上已經感覺到『不滿意』和『憎惡』的我了！

下午二時，趕到上海北火車站，搭二點二十五分常州車返我的家鄉。天色已經放晴，輝煌的溫和的陽光，普照着家鄉的一切景物：遼曠的田原，稀疏的樹木，綿遠的河流——。

抵家暫住一小時即返C車站乘車至上海北站。家庭能引起我戀戀不捨的情感的時候離開現在的我已經很遠了，流浪人過慣流浪的生活，母親的真摯而且偉大的愛以及童時遊釣過的地方，竟索引不起流浪人心胸中一個歷時稍久的

波紋。

因爲時間的迫促，我剛才敘述的事實祇能於此間告一段落，等到明天再來繼續下去了。

我於昨天替你買了兩本書，但都要經過我的閱過，再能送你。因爲在那時我可以把書中的好處和壞處告訴給你，你就容易識別，得益自較多了。

我想以後每天要寫這樣的一封信給你，在這信裏，互通我倆濃厚的友情和留下我在這一個階段中的生活痕跡，很希望你每收到一次我的信時便給我一個回信。再談，祝你好！

弟愛紫十二月十日傍晚。

(二)

××：

你的信已經收閱過了。在沒有收到你的信時我曾遇見過你，據你說：『寫信很不容易，人家都在非常注意我，含有另一種意義的目光和笑聲，無時不圍繞在我的周圍，竟沒有個間隙留餘下來供給我寫信的——』於此我可知道你的寫這一封信決不像寫別一封信的容易了。這雖然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倒很值得我們來注意呢，人們都在淡漠地，相互的淡漠地來往着，說不定他們還互懷陰毒的心意想借着這相互往來的行爲中施放出來；但是，我們呢？我們是異於這一類的人們，我倆間有真摯的友愛。我們倆所和盤託出來的兩顆赤心便是我倆的友愛建築起來的基礎。我倆光明的友愛會升到最高處發出輝煌的色彩注射到這羣灰色的人們的頭頂。自然地，人們自然地會來注意我們，同時，或許還有一種因爲人們未得到甚至連夢中都不會想到的像我們這樣真摯的友誼而發

出來的『嫉妬』來加到我倆的身軀上。這也是一件可憐的事：因為『嫉妬』產生的主因是由於感覺到自身的空虛；但一想到他們用心的險惡和卑鄙，也就覺得非常可恨而令人起抗禦或避免之念了。

『歸宿』二字來做我這本通信簿的名字，我覺得非常確當。我到此刻還是非常得神着，因為這樣的一個很確當的名字我祇是在半分鐘的極短時間裏思索得來的。我還能不承認嗎？在我過去的時間裏我的靈魂，是處在飄飄蕩蕩不穩定的狀態中的。覺得像祇有一根遊絲，牽住我的靈魂在染有灰色的晚風中顫動，游移。這是多麼悲傷的事啊，我很清晰的意識到我的靈魂每常晚風吹拂而顫動裏是隱藏着無限能直刺到心之深處的痛楚。啊，××，像這樣滿含痛楚的生活，在現在是已經死去了。在我現在的生活和前幾天的生活中間，顯見得，顯見得是有一條很深很深的界線間隔在那裏。這條界線的開始顯現，便是

在你我互出赤心互相磨擦而發生出真摯的友愛的時候。我的靈魂已由飄蕩而穩定，換句話說：我的靈魂已得到我倆所互產出來的友愛為歸宿了。歸宿……是靈……魂的……歸……宿，意義不是既偉大又光明嗎？至於你的那本通信簿我之所以要題為『淡水』者，說起來倒也有這樣一句古語做根據的：『小人之交甘如飴，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倆雖不一定要做君子，但像淡水那樣的純潔和流暢是值得我們的企慕的，我很希望我們間的友情永遠的像淡水那樣，既潔且暢。

昨天本預備在今天補寫前天自我的家鄉回滬後所做的事情的，但此刻精神很疲憊，不想詳細的敘述，單寫一條有關於當日所做事物的速記吧。那天自我家鄉回滬，即乘六路電車至四馬路，買了四本文藝書籍，預備選二本合於你的程度且多精彩者送你。買書後即返 A 車站乘下午七時半鐘車至 B 鎮。夜深，

通行 R A 兩地間的汽車停開。沒法，仍搭原火車駛至青藻池。搭客中欲乘黃包車回 B 城者祇我一人，我恐車夫在半途中敲詐，深夜勢無人應援，將危殆，決不回 A 城。仍搭原車返 B 鎮，宿於 B 鎮冠英小學。翌晨五時即起程返 A 城。

你寫的信很好，做的 X X 詩尤好，使我非常傾慕。我已與章先生接洽好，你以後所做作品，可以在他所辦的刊物上發表。你那 X X 詩可以謄出來交給。我。由我送章先生替你發表去。

你要劇本，待我搜集得來送給你，不知你幾時需要？

不多寫了，很盼望你的覆信！

祝
好！

愛紫。十月二十一日夜。

(三)

X
X
X

像我目下的生活，祇是平庸，祇覺枯寂；假使說我的生活中尚有愉快和安慰的分子存留着的，那祇有在我接讀你的來信的時候了。真是可以寶貴啊，這僅有的接讀你信的一霎那的時間！

世間最可咒詛的，要算『職業』這一件事了。世界上若要從古代一直算到現在，真不知道已經有幾兆億的有才能有學問的人犧牲到這個『職業』裏。職業是一個無限大無限大的陷阱，他能無盡期無限制地坑陷着世界上的人們。我便是被坑陷者中的一個，但是我的被坑陷的時間還未久，我還能夠呻吟，我還能夠思致，我還能轉動我的身軀，我很想振起全身的精神來，來跳出會在極習的時間裏致我死命的職業。職業能摧殘人的個性，能摧殘人的興趣。橫陳在職業陷阱底層的便是那些已被摧殘盡了個性和興趣的人的軀體，我現在便是祇管在這無數橫陳着的無靈魂的軀體上打轉，盤桓，呼號，跳躍！××，你和我相處

的時間已經很久。你大概早已覺察到我是無刻不顯露出打轉，盤桓的神情，號呼，跳躍時所發出來約急促的呼吸。

我的哥哥今天來信，說明年我去讀書或做事都聽我便，假使讀書，他便可幫助我經費。這是一個很可喜的消息，大概我去讀書之日，便是我脫離職業的羈絆之時。

你肯把新詩——你的作品『楊柳』——抄給我，還想做出一篇故事來，這除掉使我感覺到無限欣慰之外還使我想到了我們生活上的一個很重大的問題。我覺得我們青年學生除掉上課的時間以外的生活散漫無系統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有多少多少的我們所必需的知識和經驗，在散漫無系統的生活底下是無法抓住竟至雖然抓住而還會漏脫的！所以我們要找到一個中心，將上課以外零碎的時間有條不紊地牽連到這個中心上去。說得具體一點：我們要找出一件事

情，我們需要做並且能夠做的事情，然後再用那零碎的時間連貫起來去工作這件事情。在平日那些零碎的時間裏所不必要耗費的精神和體力，此刻可以切實地運用起來。投一塊很小的石塊到一個小湖裏去還會蕩漾出很為遼闊的波紋來，用我們的精神和勞力去切實做事會不發生好的影響嗎？應得的知識和經驗當然是能抓到而不致漏脫了。××！你日來『做新詩』『寫故事』的事情，已成了你課餘生活的中心，你的全部生活已經有了系統，有了組織了。我很盼望你在這有系統的生活裏，有計劃的事實上，用你的精神和體力，去探求那真的知識，真的經驗！

新詩已替你送給章先生了，他說，一定可以發表的。

劇本我自己創作的沒有，你要向我要的，是否是我所創作的？

我因為礙於旁人觀聽，不能到你那裏來。蒙你想念，心實不安。有機會自

當設法再來，可勿念也。

今天是星期三，再等兩天，珍慧等可以回來了，那時我想邀大家來聚會一下，你看如何？

愛紫。十二月十二日。

(四)

× ×：

你的信收到了。

這是在今天晚上的事：煌煌的燈光，洋溢到一間寢室的牆壁，床帳，以及其他傢具的表面。帳子在那邊飄動，原因是在於窗隙裏有西風透漏過來。桌子上雜呈着許多零星物品，顯現出已有好多時候沒有加以整理的現象。

曹先生——一個面色蒼老的青年坐在一張桌子旁邊的凳子上看書，給燈光洗染下來的他的影子，橫躺在地板上。仔細地觀察起來，在這兩個影子裏還擱着一雙被黑暗遮掩辨別不出是何顏色的腳。在這雙腳上再將視線往上移，便可看見這雙腳之所有者陶先生的面容了。

我坐在床沿上默想照例在這時可以收到的你的給我的信，爲什麼還沒有送來。

『陶先生，我們初會面時是非常客氣的……』沉默壓迫我說出了這樣的一句話，我是回憶到開學時候的情形了。

『啊，我和曹先生初次會面不是很有趣的嗎？』我由陶先生聯想到曹先生，我的思潮開始澎湃起來了。

於此被我發現了世間的兩種絕不相同的人心。

小學裏開學已有兩天了。在我給全校校務蝟集得忙碌不過來的時候，我的助教先生來了。他是校長先生的同鄉，是校長先生介紹過來的。他的臉很蒼黑，下頷叢集着不少短的鬍鬚。走路時候，兩手會反叉，或者前後搖蕩，搖蕩出很大角度幾於使臂膊與肩膀並行起來的搖蕩來，同時脚底和地面相磨擦，發出一種異於常人的怪響亮的聲浪。我的心底異常不快，因為我理想中的助教是一個溫文爾雅的青年或婦女，現在事實與我的理想中間互隔的距離，何止十萬八千里！

這一個他，這一個剛和我見面的助教，便是現在和我對坐着的曹先生。

是一個很深的晚上，我和曹先生跑到一個小酒館裏對飲。門口玻璃櫃子裏牛肉的香味，和着酒香一起騰進我的鼻尖裏，曹先生喝得醉了，面頰上泛出一縷縷桃色也似的紅暈，

『人心是這樣的苛刻和險毒，世界是這樣的崎嶇難涉，怎樣應付呢，叫一個處在這樣重重壓迫中的我？——』曹先生對於目前的生活發起感慨來了。

『校長真不是這樣做法的，無論什麼時候無論什麼事情上都要加我以最嚴重的監督，隨着這種監督而來的，便是那種輕視，鄙夷，侮蔑的言語和色笑，我終究不是牛馬啊！但，——』憤激時候和着言語一起噴射出來的唾沫會分外有力力分散到口唇的四周圍去。

『啊，可戀慕的童時啊，可戀慕的過去的童時啊！我的一生的快樂和悲苦的分界線，便是我童時和成年兩個時代的分界線。我的童時過去了，也就是我一生中的快樂時期過去了；我的成年人的時代來了，也就是我的悲苦的時代來了。我咒詛現在，但是這個現在還未過去。我戀慕我的過去，我真戀慕我的過去的童時啊！——』

我已見到曹先生的那赤裸裸的童心，我已見到曹先生的那赤裸裸的童心在一個非常古板，非常陳舊的軀體裏熾熱，跳躍，奔騰，在這曹先生所僅有的酒醉後的一剎那的時間裏。

這是一種人心，藏在給惡劣的社會薰染蒸炙得死去了的身軀裏的活潑健全還能熾熱，跳躍，奔騰起來的人心。

世間還有一種人心：

是在一個本邑的城隍老爺頭失蹤的消息佈滿A城的時候。我在常識課時偶然同兒童談到了城隍老爺頭上去。

『城隍老爺大概要立刻報應了，偷頭人的命是會很快的結果了的啊，』一個學生說。

『曾經救過我們A城全城的人，在長毛擾亂的時候，這個城隍老爺！偷頭

的人真是活該死哩！」又是一個學生說。

『……………』

兒童們的心都在擁護這種泥塑木雕的神像。

我很疑惑：坐在我面前的或者就是那已成爲時代的落伍者老公公老婆婆吧！我圓睜着我的眼仔細地清晰地向下面一望，不，兒童終究還是兒童。他們的身體是這樣的矮小，他們的皮膚是這樣的嬌嫩，他們一切的，一切的生理上的組織都還沒有達到他們的父母的那樣完備，但是，但是他們的心，他們的心却像他們父母的心一樣地頑固，却像他們父母的心一樣的頑固！

這又是一種人心，這種心却藏在那連組織都未十分完備，嬌小而且柔弱的人的軀壳裏。

可咒詛的社會的摧殘人性的力量啊！他能壓抑我們人心的自然表現，他能

改變人心固有的性形！

××，上面我胡亂地寫的一段，你覺得有不妥當的地方嗎？

你的故事寫得通順得很，意思也很好，這是非常可喜的！希望你以後長此努力下去！

我天天要你寫回信，你覺得討厭嗎？學問都是從苦裏產生來的，能夠忍苦者學問自多。

我送給你的那本最後的微笑，我祇看了一半，因為自己沒有看書時間，又恐你自修時沒有書看，所以就拿過來送你了。大概蔣光慈的文章尙還流順，你看起來是不會有困難的了。

我這三天不來看你，你的心境感覺到怎樣？明晚我決計來，你歡迎嗎？請

你告我！

劇本我此地沒有，請你到別處想法，可以嗎？抱歉得很！

再談，祝你做個快樂的夢！

愛紫。十二月十三日夜。

(五)

親愛的××：

深刻在腦海的痕跡，像昨夜那樣的幕情景，是永遠不會消失，是永遠不會模糊的啊！

蘊蓄在黑暗裏的冷氣，從被角和被的邊沿上遞送暗襲過來，逼迫着我和你的軀體，近了，湊近了，皮膚和皮膚相接近了。似乎有一股力在那裏推移我，

我的身體很自然很自然地翻了過來。大概是因了同樣的不能辨別是內在或是身外所產生出來的力量，使你的身體在我的身體翻過來後約摸有一分鐘光景的時候同樣的也翻了過來。我倆是這樣的擁抱着了。

是多麼的甜蜜啊，我沒有這樣細密的筆墨可以形容得出，我們可以互感到心臟的跳躍，我們可以互感到皮膚底下血液在流動，我還覺得在我的身軀裏所貯積着的熱氣由我倆皮膚的傳導而注射到你的身軀裏，你的身軀所貯積着的熱氣亦由皮膚的傳導而注射到我的身軀裏。我倆已由熱的相通而融成一體，我倆已經融成一體不能分離，不能分離了啊。

在擁抱裏，在這樣的擁抱裏，我倆的愛情，我倆的友愛已達到了頂點，頂點！

在我是永遠這樣的承認着：朋友間的愛情和那夫婦間母子間的愛情是有同

樣的偉大的。我是承認世間的 情決不是單單建築在『男』『女』的基礎上的；換句話說：世間的愛情是不受那『男』和『女』的範圍的束縛的。同性間所發生出來的愛情正可以滋潤那靈魂已經枯燥了的一雙二雙十雙百雙千雙萬雙……的同性的人們，可以滋潤那世間無數的同性的人們的。

不會使你相信吧：關於以上的這一類的話，××！

但是，請你在我倆自身方面細細的思量一下，自從前一個月到這一個月，我深信我倆在最近已經甜蜜的沉醉在我倆自身所組成的同性愛中（我的性情和態度都受到這種愛的滋潤而得非常迅速的由以前的煩悶暴躁轉入現在的愉快而且踴躍。

因為事情忙，不再多寫，就此祝你

快樂！

愛紫。十二，十七。

今晚請寫一封覆信給我。昨天參觀N校懇親會的經過及感想，望寫一些上去！

(六)

親愛的××：

我們來握緊我們的拳頭，不，假使我們有手鎗的時候，我們就拿來瞄準吧，瞄準那我們的敵人！

你知道我今天整整一天的在憂愁，煩悶，不安，憤怒的情緒中過生活嗎？

這是人性的惡劣，險毒，奸詐的分子的表现。是你那微光和楊柳，是你那做就後託我去找個機會發表的二篇文章，含有甚深的意思文句裝飾得亦甚美麗的文章，因為怕發表後要會使人家贊歎，因為怕發表後而使我們的感情由互助

的實現而更臻濃密，因為——於是就遭人家——人性的惡劣分子尚未棄掉的人家的拒絕，拒絕了。

他們的編者，還在他那充滿着自負的口氣的編後裏說了這樣的一段話：

『——君，作品不………未便………』

呸，作品的好歹的觀點，我們倒要請問那編者（！）究在那裏？××：我已經仔細的把他們的自以為好的文章（？）看了一遍了，呀，我真不知道好在什麼地方啊！

這樣狠毒狡險的人心，呀，數日來安住在友愛的樂園裏，甜蜜地甜蜜地過着生活，我竟忘記了在我們的身外，是還有那——。我像喫了一碗清涼的水，我在今天重又覺醒，意識到在我們的身邊，是密密的藏着，是密密的藏着那狠毒狡險的人心，狠毒狡險的人心的。

於是乎我就憂愁，不安，煩悶：誰敢說我倆的友愛永遠的不給那環境裏的
狠毒狡險的人心所障礙和破壞呢？

於是乎我就憤怒，誰能說這種狠惡狡險的人心是不該誅殺呢？

××：我們的拳頭呢？快握緊吧！我們的手鎗呢？快擦亮吧！努力，準備，準備來殺死我們的敵人！

再談，祝你

努力奮鬥！

愛紫。十二月十九日。

(七)

××：

不幸的事情像街道上石子滿鋪在街道上一樣的鋪滿在我的前途，我已經踐踏過了，你看，我的腳不是已經因為那石子的摧殘的力量而傷破而流血了

嗎？但是啊，這樣的路現在還沒有走盡呢。前面，前面，啊，那許多勢不能不踐踏但是尙未經過我的踐踏過的不幸的事情，正密密的密密的散遍在我的前途呢。

在我現在，倒不作其他種種的想念，在弱者的心中是不容有其他的想念的。想念之在弱者，是妄想，是那離開事實有十萬八千里二者永不會接合的妄想啊，縱然這個想念是怎樣的合於論理而且是在生活上最需要的。××，到現在你還不能夠允許我這個要求嗎？我現在祇有這樣的一個想念，你肯允許我贊助我這個想念成事實嗎？這要求似乎不能算是越分，想你總能允許我的吧！

一個人孤寂寂的在人生道路上旅行，遇到的痛苦便祇是一個人來享受。而且，那我們的腦子，我想是可以拿小湖或者是一種金屬來比擬的。在平靜的湖面的一角輕輕的投入一塊磚頭，在一個極短的時間裏便會漾出很大的波紋，推

動那湖面整個的震動來。以一種力量加到某種金屬的某一部分，這某一部分立刻會震動，這種震動會與該種金屬以全部至少較那直接承受外來力量而震動的部位要擴大到十數倍大的部分以很大很大的影響，使該種金屬的全部或較直接承受外來力量而震動的部位要擴大到十數倍大的部分全都震動起來。同樣的，在那孤寂人的腦子裏偶一與以一種最微弱的痛苦，這種痛苦就會發生出甚大的力量去應響到腦海中堆積在的舊的痛苦使舊有痛苦已經平息了的創痕重再爆發開來。

××，我說了這一大套話，大概你總已明白我的所要向你提出的要求了吧！我希望你肯愛我呢，我希望你像我愛你一樣地愛我呢，我是希望你肯來陪伴我一起走這遼遠的佈滿着荆棘，使人感受到痛苦的荆棘的人生道路呢。有兩個人在一塊，可以互相體貼安慰，可以互相的充實每個空虛的心。我們那種陶

和的愛啊，可以拒絕外來的痛苦，可以化除外來的痛苦的啊！

昨天晚上，啊，這可咒詛的一夕啊！由於感受外界可憎的刺激而發出來的憤怒，貼滿在我的心胸。我匆匆的踏上了校門外遮掩在瀰漫的黑暗底下的煤屑路上。微風吹拂着林木在發出可怖的聲息。林之深處，顯露出一座危樓，窗口煌煌的電燈光，擴散到窗沿下聳立着的牆壁，渲染到窗外叢集着的深綠色的竹桿上。

『啊，有錢階級啊，你們的勢力，竟然侵佔這沉沉的深夜。無時無刻不有那足以誇揚你們的獨享的幸福的物件來炫耀到可憐的人們的目中的……』

心之所感，我的口就不自覺地呻吟起來了。淒慘的聲音在這城牆和樹林的夾道中的黑暗裏發出頗為響亮的反響來。

在崎嶇的街道上，我的身軀就隨之不自主的顛簸起來。店家的門早已嚴密地關閉起來，那一塊塊灰黃的板門，在稀薄微弱的街燈光裏，越顯出沒精打采的神情。

鼓樓危樹在全城的中央，他在裝束起鎮靜而且莊嚴的容顏，在這偉大深夜的黑暗裏，環顧世間沉沉入睡的人們。『芸芸衆生啊：請儘量地享受你們這僅有的安息的時刻吧！』我似乎聽見鼓樓在那裏這樣的說：『在這安息的時間裏，我深望你們的情緒勿被嫉妬，傲慢，欺詐……所侵佔。和愛的勝利，光榮的和愛的勝利：我謹在此祝福你們！』

漫行緩步的走到鼓樓旁邊的餛飩店中。餛飩店關門是很遲的。雖然是不很強烈的豆油燈光，充滿在室中，橫眠在門前的街上，自然很足以自負了，在這其店家的電燈光熄滅了的這個時候。我坐下了，就坐在那盞豆油燈的旁邊。

鍋子裏的餛飩還未熟透呢，祇有一縷縷的白色的水汽從鍋蓋的空隙處不絕地噴放出來。

『老板，此刻還有酒嗎？請你去替我買一瓶吧！』

老板和我很熟識，他是忠實的替我買酒者。他曾替我買過不知道多少次，他曾不知道多少次的看見我將一杯杯的酒灌下喉嚨，隨後便將鬱積在胸底的牢騷和着酒氣非常汹涌地傾瀉出來。

『啊，先生，今天時光遲，酒是沒處買的了。』

『你們家裏有沒有酒能借給我喝的呢？』

『恰巧沒有。』

失望使得我非常難過，一碗餛飩就在此種難過中喫了下去。走出了餛飩店門，移步向前。

終於給我找到了這樣的一個處所了。是一爿南貨店，我在上一個月曾經也來喝酒的。門是半掩着，有一抹燈光斜射出來，這分明是在那邊歡迎我呀！我走進了這半掩着的門裏了。

坐在櫃台上的便是主人，他很和氣的招呼我。黑色的面皮上，滿堆下微笑的皺紋來。這是一種例行的微笑啊，他的面部的筋肉組織當碰到一個客人的時候便會組成這同樣的笑的模型來。這種模型，很會與人以一種冰冷的和鐵板一樣冰冷的感覺。

『哈，哈，哈，先生……』

『有酒嗎？替我快拿一點來！』

酒是拿到我的面前了。像死人的眼一樣慘白，像死人的臉一樣冰冷的酒拿到我的面前來了。我像刺挖我仇人的眼睛像劇咬我仇人的臉部一樣的痛飲那擺

在我的面前的酒——一條條的冷氣在喉嚨裏直貫到胸部腹部，我的軀體覺得如在炎熱的夏夜直投到在微微薄漾着波紋的池塘裏一樣的爽快！但，同時，又覺到我的軀體已像投到火熱的火爐的煤炭裏，我的血液在皮膚底熱烈的奔騰起來，我的面部，在發出熾熱的燃燒，在面部的每一個毛細管裏，似乎不絕地有出酒所造成的熱氣舒放出來。

『職業，人心，習俗，——』

我將狂喊，我將狂喊起來了啊，當我在這痛飲白酒的時候，當我在這個感到今天所遇到的事實的時候。將怎樣來形容我此刻最複雜最複雜的心理狀態啊，我憤怒，我悲傷，我懊惱……種種情緒在我的心頭做起最劇烈的混戰交流。我的行爲此刻是建築在此種複雜和緊張的情緒之上，我將痛飲，不斷的痛飲，不斷的痛飲啊。

一雙烏黑的眼，是裝在一個肥胖的婦人的臉上的，在發出刺人心痛的目光，正在注視着我呢。異常的，她的身軀是異常的龐大。凸出的腹部，把衣襟都澎漲得合不攏來，這裏邊大概是藏着一個可愛的小寶寶吧？啊，這是愛的融和後所產生出來的物體，這是愛的結晶品啊。該怎樣的可以驕傲，獲得這個愛的結晶品的那肥胖的婦人。

『閃……閃……閃……』我看見那黑臉的主人和這肥胖的婦人在眉來眼去的互相竭力的體認對方那可以注意的肉體上的某一部分，我聽見他和她的視線當接觸時所發出來的聲音。

『這像劇烈的槍聲同樣的足以駭人啊！』我覺察到這一點，我的心緒立刻就發生了變化，我感覺到不安，於是乎我就感覺到異樣的不安了。

『離去吧，離去這藏着這一對足以傲人的夫婦的窠窟吧！』一種比甚麼都

要大的力量，在背後推移我在座位上立了起來，付了酒錢，踉蹌地走出南貨店的半掩着的門來。

黑暗緊吻着A城內全數的街道，祇有幾盞悽濟的街燈的微弱的光芒，照到電桿的上半截和屋頂的最小最小的部分。街道上找不出一隻狗的影子，寥落的鄉村間當深夜裏能使膽怯的人們心驚肉顫的狗吠聲，此刻是怎樣地都找不出來。漫移的脚步聲，在這清冷的空氣裏，會震蕩起非常高漲的聲浪，擴散開去，向那街道兩旁房屋的牆壁和板門擴散開去的因為受到了阻礙，便折轉身來，去走向那可以擴散的空間去。祇有我這脚步声，減低了此刻充滿在街道的孤寂和冷靜的成份，但這是很微很微的。

我真不相信朋友中尚有很深的愛着，繫念着，并且澈底諒解最近所具有人家都在懷疑怨恨的思想和行爲的我的朋友。珍善和慧民，來找我了，在這寒

氣逼人的深夜裏。他倆能諒解，繫念，並且愛我，他倆真是我的摯友啊。我當在南貨店裏喫過酒後，又復跑到靠近南門的一家牛肉店裏去喫牛肉湯。那牛肉店也是我所常來的，也會在裏邊痛飲過了好幾次。該店老闆稱我爲張先生，記得我前幾個星期在該店裏喫得爛醉連路都不能走了，老闆，老闆娘，和其他喫牛肉湯的客人，都在那裏狂笑，老闆笑時還連連向我點頭，請問我的貴姓，那時我心裏一個念頭，想說出姓沈來，恐被傳聞出去，使人家都知道我是酒鬼，未免不甚好，就回答他說敝姓張。自此以後，我每到該店來，老闆就以張先生稱我了。珍善和慧民素日最熟悉我的生活狀況，他倆揣想我在深夜大概不會到牛肉店以外的地方去，他倆就逕至牛肉店來找我了。

我們見面了，但我當時所有的情緒却不是我們在其他見面時候所有的。什麼一種力量在此地使我這樣的流浪，什麼一種力量在使我到這酒和肉間討生活

求模糊意識求麻醉神經呀？酒鬼雖然是酒鬼，但心裏此刻却越覺得清楚，我覺到這個，我是很清楚地覺到這個了。

我請珍善慧民各人一碗牛肉湯後，我們就一起返校了。

宿舍裏的電燈早已熄滅了，讓那沉沉的黑暗和甜蜜的鼻聲充滿在那裏。淡白的月的光輝，均勻的照到樹梢，更帶着稀疏的樹影一齊落到第四寢室的前窗。

推開緊閉着的第四寢室的房門。××，我此刻的脚步是多麼的緊促啊，我跑到昨夜你我睡過的床前，輕輕地把帳子掀了開來。啊，我的肉震顫了，我的血，我的心，都立刻地奔騰跳躍起來。××，昨天和我一起睡在此地的我愛的××呢，我的××已被一種勢力的壓迫不得不遷移到別一寢室去了。××的被褥也已搨過去了。昨天，昨天此床是充滿着多少的愛的空氣啊，但是今夜，剎

下來的，是寂寞，是悲苦，是悽涼……：……：……。空空洞洞的，祇有一條被頭，足以象徵我心底的寂寞悽涼悲苦的一條被頭孤另另地橫陳在那裏。

我悲痛極了，我開始覺到我的眼眶是逐漸地在溼潤。

在摧殘個性興趣的職業的底下，在險狡狡惡的人心中間，在根深蒂固的習俗裏邊，我的自由啊，我的自由早已葬入墳墓裏去了。葬進墳墓裏去過的自由想重新回到人世間來活動，這在人世間自然是一件異常奇怪的事！

××，在昨天那件不幸的事沒有發生以前，我早已直接或間接的聽聞到人們對於我倆事情的無數的議論了。我不很明瞭——大概因為我的想像力尙未十分發達的緣故吧？——他們議論時對於你所具的是怎樣的一種情緒。這是很顯見的，他們對於我之議論完全基於我個人的職業和社會上的習俗，還有一種，便是他們議論者自己的『心』之上。照我現在所業職業及社會相沿襲下來的

習俗講，我和你是萬不能有超過友誼的情感及行爲的。他們的心是險狡狡惡的，不容有我們兩個和愛的小心所併成的一個和愛的大小對立在他們的卑鄙的心的旁邊，本是一種非常自然的事。

其實，正可以忍耐呢，那姓張的同學加你以這樣無禮的說話時。

『李——舐洗——的……』

無禮就聽他這樣去無禮吧，因為像他這樣要加我們以這樣無禮的人正多呢，假使我們要一一去和他們抗議，實在沒這樣多的精神和時間。但是，這也足夠使我敬佩的，你有那不屈不撓的精神，你當時就向張反抗起來。在這種反抗裏，就起了鬥爭的紛擾。

紛擾的聲浪飄蕩到自治指導員包先生的耳裏。

包先生，他是很注意到我和你的行動的，並且也不祇這一日的注意了。本

※，××，我沒有告訴過你，你是無從知道的。我在以前十數日每在要到你們寢室裏來快將離開舍務處時，總有一次例行的爭論，爭論的重心點自然在於我的可否到你們的寢室裏來了。他對於我個人表示諒解，他是承認我那句『枯燥的人生是需要朋友的熱情來滋潤的』話的。但他的談話的末後幾句，總會拉出『團體秩序』這個招牌來阻止我所要走的路，不贊成我到你那邊來。其實我和你因為愛情結合而同床，同團體秩序這件東西有什麼關係呢？不過，於此，我們亦能明瞭包先生對於我們的態度了。

這是多麼的使我難堪啊。包先生竟因為你和張姓同學的爭鬧而以嚴重態度來責備你，并且他將那會受我拒絕過的『團體自治』的招牌來恫嚇你，設計阻止你我的同床。

他之向你責備，便和向我責備一樣，他之向你恫嚇，便和向我恫嚇一樣，

他之……因爲你和我，你和我原來是一體的，不可分離的。

當時我是多少的憤怒啊，於是我就走出校門……。

於是我就喝酒……。

於是我就……。

但是當我和珍善慧民回校時，你却已離開了我倆昨夜同睡的床鋪，你是受外來惡勢力的壓迫而不得不暫時離開我了，這怎不叫我傷心呢？這怎不叫我流淚呢？

事情何若是之不幸啊？

我的心亂了，我不能再繼續寫下去，雖然覺得還有許許多多的話悶在肚子裏未曾盡量的寫出！再會吧，祝你

精神永遠愉快！

愛紫。十二月二十日。

尾巴

『性愛』在我們人生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這我們不必諱言，也無可諱言。

在現代的社會制度裏，經濟組織下，人們的『性愛』，不能得到正軌的發展的很多，這也是無可諱言的事實。

在上面愛紫的七封信裏，表現了他所經過的一種『畸形的愛』，使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到。

這種『畸形的愛』是現代不良的社會經濟組織底下很豐富的產物。

愛紫是我最相知的朋友，他的這七封信除掉××君外，我是第一個看到。當時我爲着他的沈着的性的呼喊非常的感動，同時對於他的對於職業，人心的叫絕，勃興了甚大的同情。

聽說：現在愛紫已有半年多不同××君通信了，並且他很悔恨過去的那種行爲。這我覺得很不對。我們須認清：愛紫的那種行爲，決不是愛紫個人的錯誤，而是整個社會的罪過。

個人是社會的產物，沒有個人的善和惡，只有社會的善和惡！

現在陳在我們目前的社會，是停滯的，腐敗的，罪惡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壓迫榨取階級和被壓迫被榨取階級顯明的對峙着的社會。——『社會革命』的時期，現在是已經來臨了。

愛紫啊，起來，奮勇些，來聯合和我們站在同一地位的被榨取階級的

陣線，革命，革命！

被榨取階級啊，記着吧；在革命中失掉的祇是我們的鎖鍊，得來的却是我們的整個的世界。

愛紫的朋友愕愕識

一八，七，二八。

父
喪

父 喪

宇宙蒼茫，何處去找尋我的父親啊。父親，一月來因為想念你，我的情緒亂了，我的眼淚枯了。從今起，把我想念你的情緒，痛苦時的眼淚託付與這篇短短的文章吧！

(一)

掛在西山的太陽發出的一根根金黃璀璨的光，突然昏黑了，陰森的松林，不住發出呬啞的怪聲。唉，我的神經麻木了，我的頭顱昏暈了，我的意識飄飄地飄飄地沉入虛無的渺渺的汪洋。——當我接到父親病故的電報的時候。

沉重的夜色，籠罩着整個的世界。閃動的星，鑲嵌在深藍的天空，發出幽淡的光輝，斜射到南京鼎和門外一條悠長狹窄的石道上。四野裏充塞着凝滯的乳白色的濃霧；遠近錯落的重山疊嶂，在這叢雲霧裏顯露出淡淡的模糊的輪廓。天曉時的寒氣，是特別的尖銳而嚴重，壓得我不能舒暢的呼吸空氣。我的沉重的脚步聲，在寂寥中反射出空洞的反響，引起村落裏斷斷續續的狗吠聲。

狂奔，我在這歸途上急喘喘的狂奔。

慘痛的情緒，像亂絲似地縈繞填塞在胸頭。亂絲不住在胸頭糾紛牽纏，我的全身在隱隱地發痛抖戰。心坎的顫動，是分外的激烈，在這死一般的沉靜的空氣裏。我的心碎了，我絕不感到這樣陰森的夜景的恐怖。在路旁屋脊上飛舞着的銀華裏，我朦朧的眼，似乎看見父親的臉在那裏閃現，他在注意着我，注意着我的崎嶇的石道上迅速移動着的行蹤。

飄蕩他鄉的浪子離家的途程，是多麼遙遠悠長。我真憤恨這條遙遠悠長的路途啊！牠隔絕我與父親間的音訊，牠使我不能朝夕侍奉父病，牠使我不能見父親臨死瞑目時的一瞬，牠使我深夜痛哭着奔喪而不能立刻見到父親死後的像蠟像一樣的臉！

虛渺的幻想像電影似的在我腦海裏閃映了：我看見父親僵臥在棺材裏的死屍，我看見母親哭喪着的臉，我看見……。

疎疎的星仍在放出皎潔的光，閃爍着，和我痛哭父親的眼淚同時閃爍着。周遭祇是靜默，連一根細小的針落地都要顯出沉重的聲響來的靜默。我在靜默裏向歸途焦急地匆促地奔跑——踏着月光洗染下來的模糊的睡在地面的影子向前奔跑。『啊！父親啊！你可見你的愛子在這裏流着淚和涕星夜奔喪？』

(二)

經過綿長的滬寧線淒涼的旅路，我終於趕到我的故鄉了。

家門外池塘裏綠水的波紋，還是在那裏受着微風的吹拂微微地蕩漾着；蓬勃的蒼翠的竹蔭，還是在受着寒風冷露而傲然蓬勃着；竹籬內的桃梅，圍牆內的古樹，一切，故鄉的一切一切都仍舊着，依然無故着，但是，我的父親呢？我的最親愛的父親呢？他拋棄他一生錫精殫神披肝瀝血所養護的愛子而到那裏

去了呢？

母親，姊姊，一見我就放聲痛哭起來，我的淚潮一樣的湧到衣襟，我的心感覺到異常的酸和痛，眼淚就在酸和痛的交關無盡量地不可阻抑地瀉下來。昏黃斗室中，充滿着淚，充滿着哭聲。

衣襟上點滴淚珠，渾圓晶瑩；傷痛悲哀的精緒，包圍承託着使淚不致被衣襟吸去，牠在那裏發出失了父親的悲哀之光，光裏浮現着種種不堪回首的往事。

廣東政局變更的消息，像生着翼樣飛到父親的耳膜來了，這好像是一塊燒得火熱的煤炭，或者是一塊嚴冷的冰片打到他的面部，他是立刻失了常態！

父親的面容顛頓了，眉毛緊簇，眼珠沉滯，終日如有所失的徘徊着，徨徬着……處處都顯出父親是在深思，是在盤算，是在憂慮。

『元麟怎麼還沒有信來呢？』父親這樣的沉吟着，手裏吸水烟的紙捲，在發出嫩嫩的輕煙，繚繞着，繚繞着，父親的思慮與不安的情緒，同時化入輕煙，在同樣的繚繞繚繞着。

路是這樣的迢遙，事是這樣的紛擾，父親不能一步跨過迢迢的路跑到廣東，更不能將廣東紛擾的事立刻撲掉，於是，父親的臉繼續顫頓着，眉頭繼續的緊簇着，眼珠繼續的沉滯着，沉思憂慮的情緒繼續跟青煙繚繞繚繞着……。

『元麟在廣東不知究竟怎樣呢？』語言是有無限的驚惶與恐怖，他望着面前繚繞着的煙在沉思。

是一個鮮麗的清晨，父親在庭中朗朗念書，書聲悽慘，在靜寂的空氣裏悠然蕩漾着，他是在想念着他的愛子呢！

『伯伯，元麟有信在呢。』好像有莫大的力在推着父親龐大的身軀使他迅

捷地，異常迅捷地立起身來接着鄰家 A 君在鎮上帶回來的哥哥（元麟）自廣東寄回來的信，他用手撕破了信口，將信箋抽出，敏速的往下念着，一粒粒黑點在父親明亮的瞳孔裏接連着跳過。他反覆地念着，終於笑了，面皮繃着一條條顯着的皺紋在笑了：

「元麟身體好着呢。」

(三)

父親的臉是這樣的慘白，眼睛合得緊緊的，亂草似的鬍鬚，叢聚在頷下，是異常枯黃憔悴。他僵臥在客堂右壁舖着的門上，他不動聲息，一任他的妻子，他的子女在周圍號啕痛哭着。

父親啊！我不能忍住洶湧的淚源，我不能忍住在放的哭聲！我沒有報答你

所給與我的無涯的愛。我沒有使你安慰，我祇給與你思念浪子的憂慮與不安。我知道你憂慮哥哥的忽而之北京，忽而之廣東，恐怕他的身體不能担任這種勞悴。我知道你更擔心我未經世故的浪子飄蕩人世，實屬堪虞！父親啊，我沒有給與你一些安慰，父親啊，我沒有報答過你給與我的無涯的愛！

微風在那裏吹噓着斜過屋頂的枯樹枝上的殘葉，灰黑的陰雲密佈着天空，假使殘葉敷上些綠意而再茂繁些，那今日天空的情景便知和二月前的那天一樣。

在那天我因為接到偉才的快函，就回來看給病魔糾纏已有半年的父親，我覺得父親的臉是十分枯悴，我摸摸父親的手指和身體，父親是瘦了，不像從前的豐潤了。但是，父親，你當時還以病不致危殆的話來告訴我，并且責我不該輕輕回來：耗費時間和金錢。

我真不孝，我真忍心，我真該死，我在那天特地回來看父親的病，而翌日竟以校中稍忙遂遽辭別父親回甯，我沒有看見父親臨死一剎時的光景，我沒有三四日的工夫侍奉父病！

世間還有比孤兒再痛苦的事嗎？我從今後再沒有看見父親慈愛的容顏，再不能聽見父親諄諄的訓話。啊，父親啊！

我的眼迷朦了，給眼淚湧塞住了，隱隱的祇看見一口烏黑的棺材，將父親整個的吞下去；在棺材頭，還敲上了黃色傘形的銅釘。

天色慘澹，除掉庭中的枯葉在地上經風撥動發出乾枯的聲響外，祇有母親，姊姊及一般親戚的哭聲在灰黑的空氣裏激烈地震蕩。

一七，一，二三，陰歷十六年除夕。

小學生活的斷片

小學生活的斷片

前言

在一九二八年的下半年，我在東海之濱揚子江畔的一個稀小的A城裏當小學教員，因為某種關係，在學期結束的時候，就離開了那裏到上海來。當時的我對那半年來朝夕相處的A城，發生濃摯的戀戀不捨

的情緒，但擺在我面前的一切，都不容我再留在A城了。

但是我到現在，還是很想回到A城去。這在一方面固然是因為大學生活的枯燥和虛偽，但主因還是由於我最近對於教育得到了進一步的認識，和對於鄉村的羨慕，對於兒童的崇愛。

教育是改造社會最徹底的方法。社會的上層建築如政治法律制度等的改革，社會的基礎——經濟的構造的改革固然是重要，但改造人類教育人類是尤其重要，因為人類是構成社會的一個重要的前提。

鄉村有優美的河山，有淳厚的民情，那偉大的曠野啊，那翠綠的叢林啊……在在都夠使我徘徊和留戀！

兒童的可愛，更不必我來贊美，他們是活潑的天使，是世界的明星，是社會國家改造的預備軍！

這裏是我在 A 城時候做的幾篇日記，是我在 A 城時候的生活片斷的寫真。我現在把它發表出來的用意，一是紀念我過去的 A 城生活。一是請求讀者們以後去努力從事教育事業——至少要去注意到中國的教育現狀；要請讀者們努力去謀鄉村的改造——至少要認清現代中國的鄉村已被外來資本主義侵蝕得流於破產的地步；這樣的注意和認清，實在是救我們國家的起點；最後再要請閱者向兒童羣裏去探求，我知道探求得的定是兒童的愛，而且這種愛是世間最真摯最純潔的，這種愛定能使閱者們的人生滋潤，豐富，甜蜜且愉快！

一個搨旗的小學生

『你爲什麼不到學校來，在昨天？』我憤憤的責問一個站在教桌旁的學生。

他——一個學生——很惶恐。他的衣服是異常襤褸，大概在每一個粗布織物的空隙裏，都藏着不少的灰塵和油髒，在污穢的板凳上，在灰黯的房屋的牆壁以及其他醜醜的東西上碰來的。自然，像這樣的衣服，已經有個把月不洗了。一層油垢，還把他固有的面色掩住，祇有兩個烏黑的眼在這樣的一個花臉上非常靈活的轉着。

他的花臉，在逐漸的俯下去，使我祇能看到他比原來收小到要有一半的眼眶；他的叢簇着灰黃色的頭髮的頭部，倒整個的映進到我的眼裏。他異常遲疑着，他不能很快地回答我的話。

『在昨天，你究竟爲什麼不進學校來？』在這名義上是實驗小學的學校裏，說也慚愧，學生祇有二十七個，雖然我們往往可以把學校比做羣鳥咕噪的叢

林，是一個異常熱鬧的場所啊，但在我們這個學校裏，總是很寂寞和冷靜，顯現出一種淒涼的景況的。我要打破此種景況，我要在像墟墓一樣的境界裏找尋出一點熱鬧來，所以非常盼望並且在極力想法使得全校學生能天天上學，雖然明知這樣在目前是不會發生出一點效果來的。當然的，我在這種希望和苦悶的夾攻裏，看見了一個時常缺課的學生，是會非常惱怒和憤恨的。

他此刻是沉浸在極端的恐怖裏，他不能馬上回答我，皮膚上每一個毛細管，集合凝結起來，組成一個細小的膨脹着的高阜，在他的兩面頰和粗而矮的脖子上。他在那邊抖顫，他的目眶在發出可憐憫的像白波一樣的光亮。

我在這樣的呆想：大概他是有必不得已的缺課的原因吧，他或者不便告訴我，而事實上或許是確有不便告訴人家的事情的。

思潮在我腦海裏作極激烈的搏擊和盤旋 忽然，有議論的聲音發自旁邊的

學生，夾雜在這議論的聲音裏的，便是那無限的嘲笑輕視和鄙夷的神情：

「他是在替人家捐旗的，他是在替，在常常替人家捐旗的啊！」

「在人家死了人出棺材的時候，他總要去，總要去捐旗的！」

腦海裏頓時的清爽，我的思路清爽了。

「你是在替人家捐旗吧？」我非常倉促的問。

這樣的記號在他臉上，一一的，非常清楚的劃出：驚奇，惶恐，羞恥；他苦悶，他簡直要哭出來了。

「唉，是……我……是……我……」嗚咽的聲音漸漸的幽抑下去，幽抑到兩個烏黑的袖管下去。

我異常痛心，我的精神十分的興奮，他，可憐的他已喚起了我深切的熱烈的同情。

——可愛的孩子啊，你要知道世界上惟有能夠滴自己的汗，出自己的力，吃自己的飯的人是最可敬的。小孩子，你便是屬於這一種的人，你在世界上，已經占到最光榮最能受人敬愛的地位了。

——世界上的職業的本身，是沒有絲毫的高低的。作官，當教師，做工……替人家插旗，我們決不能製造出一支尺把此等人量出一個高下階級來。祇要我們能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那各種職業都是神聖的，高尚的呀！

我的思潮如波浪般湧出，灌注在這個站在我面前的可憐的學生身上。

「好！好！不要緊的，你現在去吧！」我很和藹的向他說。他掩着面慢慢地走開去了。

意外的發明

這是一個意外的發明。

庭中兩塊種着菊花美人蕉等植物的區裏剩出一條狹弄，散陳着幾塊磚頭在那裏。弄的盡頭，是兩扇方格子的木門，從格子裏可以窺見對面的庭心和教師的寢室。這木門是緊扣着不讓人進出的。

孩子們一個一個的來了。他們的目標是在這幾塊磚頭上呢。各種景像是在孩子們的心頭活躍，立刻地，這各種景像就在孩子們手裏所拿的幾塊磚頭上表現出來。一座寶塔，矗立在空地上，塔很高，有六七層的光景，每層門口有一個彌陀立在那裏。塔旁邊散列着好多塊畸形破碎的磚頭和多角的炭塊，據說這便是馬上就要到彌陀佛前磕頭跪拜的燒香客了。——這樣的一種景色，經許多

個兒童造成了。

『碎……』一個異常響亮的磚瓦崩潰的聲音。

『啊，寶塔倒了！』

『我們大家再來造一樣吧！』

一塊塊磚頭，積疊起來，在孩子們的手底下，又立刻形成一座樓房，非常偉大地。據說這便是縣政府。門口有兩塊石塊；就算是石獅子。再有一間三塊長方石塊架成的小房間，便是警察守衛的地方。——兒童又在一個極短的時間裏造成這樣的一個景色。

這是類於堆積木的一種遊戲啊，在這種遊戲裏，可以發展並鍛鍊孩子們的思想，可以活潑孩子們的身體，可以練習共同創造事物的習慣，可以培養創造能力，可以……

一七，一〇，二四。

開闢校園

『……園藝在小學是一件非常重要的課程，尤其是在鄉村小學裏。園藝能培養兒童美感，因為園裏的植物花卉是充分的含有美意的；園藝能培養兒童互助合作的精神，因為做除草翻土佈種施肥收穫等園藝工作時，兒童間是自然地需要互相合作的；園藝能實在地給予兒童以園藝的技能和知識，此種知識較依書本上傳授所得來的要確切到不知多少倍……』這是我在小學暑假沒有開學時所擬定的一張小學裏在本學年增設園藝課程的計劃項下的說明。

這個計劃，就開始實現，在這使我們有閑暇的星期日。

宿舍前的庭心，散堆着些不完整的磚礫。同學們盥洗時傾倒下的肥皂水，匯流在庭心的靠北一角，地上顯出潮潤烏黑的顏色。圍繞在四周的，是一條高

約一丈的圍牆，經風雨的侵蝕，白堊已經紛紛落了下來，黏力較強的雖還勉強的留戀着牆壁，但早已改變了固有的純潔的白色而變為灰黯的顏色了。

這是我們要造校園的最良好的地址！

柔君拿着鋤頭，揮動着，毫不停止地，結實的土壤，在鋤頭底下，粉碎瓦解了，很快地形成了一條曲折的溝。健安——我的小學裏的同事，就把手邊的磚頭，斜斜地順着次序地插到溝裏。小的磚頭填不滿較闊的溝，在磚的兩旁還有不很微小的空隙在那裏，這就需要我去填平了。我手裏的一柄鐵鎚，很快地在較高處落到一塊塊堅硬的非用暴力不能破碎的土塊上，土塊的每個分子，受到這個非常急激的震撼，迸出鬆脆響亮的聲響，爆開了。我就用鏟盛起那土塊裂成的粉末，填到磚和溝兩者間的空隙裏來。

路——花園裏邊需要狹小而紆緩的路，在這個很短的時間裏，給我們打定

了一個輪廓，在這路的兩旁，便自然地形出圓，方和扇，等各種形狀來。

於是我們就來種植花卉和樹木了，師範部靠城牆脚下植松樹，柏樹，月季花，天竹……都給我們移了過來，移植到那圓，方和扇子等各種形狀的路旁的空地上，

路上，我們又去挑了些炭屑放在那裏，倒是一條頂刮刮的煤屑路。這條路普遍的分佈在校園裏，引進我們去細細地觀察這校園的每一部分。

——啊，我們的校園成功了啊；我們非常快樂的提着鋤頭和鐵鏟歡呼了。

校園，兒童們的樂園落成了，兒童們的情緒有這校園來替他們做歸宿的地方陶養的場所了，想兒童們明天來校，看見這個新落成的校園後所得的快樂，定必有勝於今天我們工作完竣後所得的快樂吧？

替童報做了篇卷頭語

在這偉大的世界上，在這每一轉瞬間的極短促的時光裏，我們可以意想得到有無數無數的像我們一樣的孩子在那裏用心讀書，用心做事，努力求知，努力向光明的坦途上前進！不斷地，他們是在毫不間斷地努力啊！

我們的學校雖是這樣的簡單，這樣的渺小，但我們總是全世界小孩羣中的一個集團——小的集團啊！我們要努力，我們要和全世界的孩子——我們的同伴一起努力，一起走向那光明的平坦的大道！

假使因為我們不努力，而不能追隨全世界的小孩一同上進，永遠的做個時代的落伍者，那是一件多麼可羞恥的事啊！

『勝利屬於努力者，繼續的勝利屬於繼續的努力者。』本校全體小朋友們努力向光明的大道上前進呵！



一九三〇年三月印刷

一九三〇年四月發行

1 ——— 2000册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本書實售大洋
四角五分

創作小說

鄉村的火燄

著者
印刷者
發行者

紋 珊
光 華 書 局
光 華 書 局

總發行所
分店

上 滬 四 馬 路
光 華 書 局
北 平 王 府 井
武 昌 察 院 坡

